





34  
1877  
01



特

門 几 5  
號 3537  
卷 19

重修揚州府志卷之三十二

古蹟志三

儀徵縣

左安城在縣西二十里宋治平中建地多山谿旁有崇

邱道出六合蓋舊時戍守處也

江南通志

楊子廢縣在縣東南漢江都縣地隋末杜伏威嘗置戍守於此名揚子鎮唐永淳元年析置揚子縣屬揚州大

麻以後鹽鐵轉運使置巡院於此五代時南唐改爲永

貞縣

宋乾德改屬建安軍

中祥符六年移爲真州附郭縣而故城廢

太平寰宇記

舊治





在縣南十五里善應鄉輿地紀勝

西宮卽儀真觀址內有藏雲軒得月亭隆慶儀徵縣志

興霞蔚控千山勢壓江南廣殿寒風偃萬松斜日晚卧看風雨落人間又藏雲軒詩山邊畏景欲流金山下浮埃幾度深水宿岩棲得真樂可無餘事到桑林吳機得月亭詩月照乾坤豈得私只緣近水倍光輝况逢秋杪氣猶爽一笑從容盡醉歸

楊子江樓在儀徵縣南唐時建宋慶元中郡守吳洪再

建于鑑遠亭北更名頰江樓江南通志唐孫逖詩楊

連二妃渚雲近八公山驛道青楓外人烟綠嶼間晚來潮正滿處處落帆還國朝黃對詩建業爲門戶長

江萬里來山光羅隔岸濤勢壓層臺轉戰征輪困風塵驛騎回維揚謝傳後又有濟時才

頰江樓開禧丙寅火嘉定中郡守豐有俊再建易名江

淮偉觀運判王大昌書扁康熙儀徵縣志宋戴復古

臨江山人物一時俱偉旁挹金陵龍虎勢京峴諸峯對峙隱隱接揚州歌吹雪浪舞從三峽下乍逢迎海若談秋水形勝地有如此使君一世經綸志把風斤月斧來此等閒游戲見說樓成無多日大手一何容易笑天下紛紛血指醞釀春風與和氣舉長江變作香醪美人共樂醉桃李

烟雨奇觀樓在儀徵縣西南大江濱宋吳機詩序謂江

山一景實儀徵勝概因建此樓蓋取葉夢得半空烟雨

之句江南通志宋吳機詩此景儀徵亦有年何人管

領向樓前江淮自昔雖南北烟雨從來有變遷萬里孤帆遺恨在半空佳句至今傳諸公欲會當時意且對滄波泛酒船

中和樓在朝宗門外嘉定中知州吳機建其下列屋五

十楹南望大江北瞰運河其南榜曰漲淥北枕河作水



閣曰吸川 康熙儀徵縣志 宋沈大椿詩愁少憐詩酒  
移涼榻雲歸想故廬往  
來橋上客誰得見長魚

清風樓在城外 輿地紀勝

橫江樓在城外 同上

拂雲樓在潮牖西知州張頴建於都酒務側今廢 康熙儀徵

縣志

西樓在寧江橋南宋時建今廢 同上

張架閣江樓云淮南張架閣舊有樓在鑿江經兵燹已

廢 高啓青邱集 明高啓詩秋風嘗歌遠遊篇樓中舉  
手招飛仙山奔海瀉盡供覽逸興每出孤鴻前雕欄

一別應非昨幾度淮南桂花落酒酣却作望鄉人那得  
東歸似黃鶴風景如今總厭看客愁何處更凭欄欲問

日邊知遠近浮  
雲回首蔽長安

澄瀾閣陸游云北山永慶長老蘊常來郡集於平易堂

遍遊澄瀾閣快哉亭遂至壯觀以歸 見入蜀記

江深閣在沙漫洲東不知何人所創今廢 康熙儀徵縣志

紀應鍾詩江上江深閣花開客買漿雲根行入水竹色

坐過墻選樹遲明月看人散夕陽乘春宜卜夜斗酒十

千量王士禎詩禿鬢先生六百年波光不改舊山川

自隣五載真州客初試東坡慧日泉孫枝蔚詩春興

難當花艷艷頭毛一任雪皚皚不知北觀亭何處且向

江深閣裏來看花但恨眼初昏且把茶經共討論傳

語江神須慶幸久無渴夢不思吞顧九錫詩寂寂江

聲碧落間高軒平敞對南山滿庭蒼蘇九錫詩寂寂江

荷照客顏疎雨欲來雲氣暗海烟初暝鳥飛還終朝坐

卧渾無賴宿霧銷沉月一彎朱珏詩不聽江聲又十

年重來已改舊簷椽好風茗國來秋漲細雨蓮塘咽午

蟬波浪極天低燕翼烽烟西楚帶人船誰能攬轡澄清



重刊... 卷三十一  
去好種青郭外田臨江草閣共攀躋楊柳參差鶯  
亂啼卧聽濤聲無遠近起看山色自高低林邊酒旆飛  
花亂灘外漁舟落月迷却望雲  
帆吹片片六朝風景共含悽

青蓮閣明邑人李季宣讀書處

粟如來後身良是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神如在  
此長江一帶耳風流遂遠入百年而後始有廣陵李  
季宣焉季宣之尊人樂翁先生有道之士也處囂而神  
清休然穆然夢若有持清都廣樂徘徊江亭以祝將之  
日以爲汝子覺而生季宣因爲文章霞風雲藻神之  
騷雅千篇殆欲上口弱冠能爲文章雲霞風雲藻神之  
氣遂拜賢書名在河岳公車數上尊人惜之曰古昔聞  
人雅好鳴琴之理子無意乎季宣奉命筮仕授山以東  
猶厲慨然出神武門而歸雅歌徒詠然而雄心未弇俠氣  
樓徘徊其上望遠可以賦詩居清可以讀書非仙釋  
通隱麗娟之音皆所不取季宣喜賓客而蕪城真州故  
消而神懷于極其致時挾金焦而臨北固爲蹇裳  
浪淋瀝頓挫以極其致時挾金焦而臨北固爲蹇裳  
蹈海之談故常與遊者莫不貽聘相視歎曰季宣殆青  
蓮後身也相與頽其閣曰青蓮季宣歎曰未敢然也吾  
有友江以西清遠道人試嘗問之道人聞而嘻曰有是  
故古人不相及亦其時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  
之天下唐人受陳隋風流君臣遊幸以才情自勝則  
可以共浴華清從階升娛廣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蕩  
零落尚不能得一情而尊吏治彼誠遇有情之天下也今  
天下大才凌厲一世倒騎驢龍巾拭面豈足道哉海  
白時其才氣凌厲一世倒騎驢龍巾拭面豈足道哉海  
風江月千古如斯吾以爲青蓮閣記  
爲訪古人蹟名因李君垂署閣曰青蓮欲與白也期小  
築傍沙岸讀書兼哦詩新安及瑯琊忘年結相知挂冠  
誤飛語一令旋罷之飲濟上水歸約鑿江湄高蹤竟  
何處雅咏傳到茲殘陽綠黯淡野草青迷離渺渺春江  
雲惻惻東風吹日暮  
重回首更發滄溟悲

雙映閣在城南唐公橋東王畊山別業有橋曰秦淮餘



韻今圮儀徵縣續志國朝紀映鍾詩畫閣澄流上

舟過疎鐘隔渚聞驚秋無片雨當食動憂勤似客還

非客介山讓水間慎交如古處嗜學類幽間折簡多佳

授經意只欲掩松關

賦詩臺卽坡子山是也魏文帝嘗立馬賦詩于上亦謂

之東巡臺輿地紀勝魏文帝詩觀兵臨江水水流何

膽氣正縱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

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剪殷商孟獻營虎牢鄭人

懼稽顙充國務耕植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間築室都

徐方量宜運權畧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

傷方量宜運權畧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

畔起愁思五官只是臨江歎笑煞孫郎帳下兒

白沙亭建於唐不知所在宋建于江北岸俄廢嘉定間

方信孺卽注目亭故址再建今亦不存康熙儀徵縣志

龍池宮裏上皇時羅衫寶帶香風吹滿朝豪士今已盡

却話舊遊人不知白沙亭上逢吾叟愛客脫衣且酤酒

問之執戟亦先朝零落艱難却負樵親觀文物蒙雨露

見我昔年侍丹霄冬狩春祠無一事歡遊洽譙多頌賜

嘗陪夕月竹宮遊每返溫泉灞陵醉星歲再周十二辰

爾來不語今為君盛時急去良可恨一身坎壈何足云

春寒目極傷春懷抱黃昏猶倚欄干宋韓榘詩披削榛蕪作小

泛春亭在州治輿地紀勝宋韓榘詩披削榛蕪作小

百卉開時好泛春厭泊簿書為俗吏常思杖履

作閒人滄波入夢原無恙何日歸歟一按巾

驚鶴亭大中祥符六年司天臺言建安軍西山有旺氣

卽其地鑄聖像時有青鸞白鶴景雲盤繞爐冶之處詔

輿地紀勝



雍正志 宋洪興祖詩黃雲收盡綠針齊江北江

南水拍隄野老扶攜相告語兒童今始識鋤犁

同

涵虛亭宋歐陽修過真州曾泊此亭下

壯觀亭在城北三里北山之巔宋政和中郡守詹度建

米芾書扁有賦及詩廢于兵火紹熙間郡守吳棨重建

尋又廢淳熙中郡守左昌時復新之得米所親書詩鑲

諸石書賦於屏尚書謝諤經此又得米書壯觀二字重

榜焉開禧後莽為荆榛遂不可復識

大江日夜奔流不停羣山今古秀峙自若烟雲異色動

靜殊態榮枯改觀瞰異方羅列目前應接不暇至于

領畧要會一失其當則散漫無收偃蹇難進雖強羈逸

足却曳風帆終不可得而致也隋唐以前江在揚子不

遠城郭由是舟車輻輳塵閤咽商賈畢集而江都雄

盛遂甲於天下儀真於古未聞也水行當荆湖閩越江

浙之咽喉走泗上不三其勢盛衝會盡移隋唐江都之

而四方錯處邑屋日增其望於淮左矣每恨雄樓傑

閣未足以比蹤風亭月觀之盛江上寂寥土風隘陋前

人雖作鑑遠俯在江皋猶未盡夫鉅麗也壯觀據江山

之會其左長道也舟車水陸盡在眺聽之下傲屋數楹

不蔽風雨州守史君作而新之雖地極無不致焉審曲

勢侈基構隆棟宇一舉首而眼界所極無不致焉審曲

環壯觀於傍近斯可以展高懷而紆傑思矣作始於政

和乙未十一月己丑丙申六月庚戌落成之史君與

客置酒高會鼓吹作而旌旆揚傾都士女巷無居人咸

日樂哉吾邦所未嘗有也嘗試與客指天末之疊巘望

原表之平陸曰此吳蜀之所爭也此六朝之所都也此

曹孟德劉元德之所摧敗奔而陸遜周瑜之所得志

而長馳也此梁武之所不振而侯景之所陸梁而睢盱

也此孫皓陳叔寶窮侈極麗惟日不足而今日之荒墟

物是矣其萬世之一笑而付長空之一吁者如蓋其趨

倚如扶嵐光朝除霽靄夕舒如機旋而策驅莫敢趨如

以向於座隅下視長江源遠流長浩漭滄茫洋萬舳千檣



越宦吳商飛錢走糧下峽浮浙游秦入梁如電發而雲  
翔以集於南疆於是時也重熙累洽萬國一軌年穀薦  
登民物豐樂不聞兵革之聲不見調發之苦如登春臺  
若醺醇醴康衢列邸行旅四集以故繁穰百倍疇曩乃  
得與客共此一亭之樂非太平時而能有此壯觀之實  
乎哉史君世居是邦尤知民俗利疾下車未幾最課衰  
出璽書褒封累增階官再進延閣恩綸駢蕃且將繼下  
邦人惟恐君舍我而去也於是奉使淮部者既相與列  
上於朝矣而嘉其再新斯亭又為書其實史君名度字  
安世始知以奉議郎與先史君扎凡八年守儀真云  
揚萬里重建壯觀亭記儀真遊觀登臨之勝處有二發  
運司之東園北山之壯觀亭是也亭立北山之椒居高  
俯下江淮表裏皆在日中自城中以望亭中如高人勝  
士登山臨水而送歸人也如仰中天之臺縹緲於烟雲  
之外也自亭中以望江甯之羣山如訾黃驂耳競奔爭  
馳而不可繫也如安期羨門御風騎氣隔水相招而不  
得親也米元章嘗官發運司暇則徘徊其上為之賦且  
大書其扁至建炎庚戌火於兵再至紹興辛巳又火於  
兵淮人過者罔不慨歎今太守左昌時屬工徒為屋三  
盈為牆百堵前敞以軒後邃以溢種萬松以繚其西北  
又藝桃李梅杏楊柳千本以物其南谷儀真之士民登  
而樂之相與謁子記且曰吾侯秩滿將歸於朝留之不  
可惟侯奉法循理節用愛人至於葺府庾繕溝壘訓兵  
戎虞疆場夙夜殫力以整以備江海盜寇悉縛至麾下  
姦慝跡熄不敢竊發年穀洵登倍蓰他境因治之餘復  
此壯觀州人耄倪再見承平氣象俾過之者得以挹江  
南之形勝而起騷人之思北望神州而動擊楫枕戈之  
想則斯亭豈特遊觀登臨之勝而已哉願為特書惠爾  
淮士以詔於無止余曰諾哉紹熙二年四月記  
而壯觀賦米元章登北山之字徘徊四顧慨然而歎曰  
壯哉江山之觀也開闢負古逃矣邈矣帝德所被北幽  
南陞王功未宣六合阻異明翳視其消長來叛從而間  
起去古無章水濱莫委此世所悼晉裂漢髦披蓁刈莽  
且代且盜豈地具而天設特資獫狁而附暴者乎乃物偶  
然而人乘以智巧耳若夫真符秉中萬派朝宗稽顙納  
質不驥兵鋒版圖入而地合氣稜擴其天同遠琛近賈  
千里不風鑑湛一色折葦可通其或弱吹砌鱗疾森湧  
山九地出沒千峰上攢如嶺并亘連雲俱還長鯨齒巨  
天吳腹斑閨運未至生民道艱宜乎曹郎托詞以按甲  
佛鬱而永歎也吾每登是宇覽是土當日杲天清嵐開



練布邀太平君子飲吳醇舞越女破千歲之長憂擲森  
然之萬古有杞初登由儀載旅至甚醉而去也宋米  
芾詩扶筇上瑤臺一笑領清絕如何夜來風獨下前村  
雪處邀賓壯觀不辭寒玉立風神氣上干欲識謝公清  
興濃襟帶湘岷水屏幃晉楚峯地全居爽塏人不厭迎  
逢彷彿觀平遠分毫見枯松欲壯江山秀無如格律  
詩形容天際美假借筆端奇注臨滄近沿流北固早  
不因篇詠見絕景有誰知陳造詩頻年入夢此躋攀  
驟覺平時氣象還吳客到應忘月觀淮鄉勝不數平山  
飛檐曲檻霄霏處疊嶂橫江几席間  
見說能詩好賓主風雷落筆每乘閒

局岫六在壯觀亭東發運使張汝賢姪所創紹興間左

昌時再新之今廢康熙儀徵縣志 宋張汝賢局岫亭

創亭於山腰以聚遠景領畧江淮之盛萬井盤旋千峰  
森聳川光野秀參陳錯峙蓋一俯仰之頃疊嶂累驛趨  
戶牖間殆無貽恨者一日請名於子以局岫命之意取  
北山多文所謂局岫愧云爾或曰叢然衆岫掛於簷前  
帝帳張設誠佳致已然是可局乎矧茲迎鑾舊壤周  
宗昔嘗駐蹕東沿丹陽則孫仲謀鼎立之所踞也西遡  
瓜步則魏太武虎噬之所營也南挹鍾阜王氣蔚然秦  
韻歷數百年猶足壯人心骨而終不能以有之至若嶺  
嶠卓鷲有喬有復或騫或翔憑虛而覽之形勢宏放氣  
象蕭爽白浪蒼烟繚繞靄所極蓋已遠矣又奚以局  
之哉子應之曰固也子獨未覩真機之妙爾彼達觀者  
胸襟宇宙掌握日月恢乎海嶽之大納於胸中曾不見  
其纖芥而况目力所及者乎是雖峩峩萬態起伏踊躍  
充之闔牢以談笑之鍵而固以吾周以曠蕩之一垣域  
容之焉有背馳者乎若夫汨沒於利名之場籠塵樊馳  
俗駕日不暇給山顏偃蹇林色駭愕足欲入而無路於  
欲窺而無門拳然塊石叢然小邱邈若絕域豈止擯於  
肩鏞之外乎哉此乃德璋所謝也子姪嗣昭志在克  
家與其母弟嗣昌皆以藝業自奮非隱遜者然能優裕  
於此斯可尚矣遂併書以記之宋沈大椿詩登臨興  
極未容還拂拭溜塵扇岫間萬事已甘軒鶴老一身聊  
擬積鷗閒灘聲猶帶湘江水野色遙分建業山雅志未



酬歸騎促有情斜日向滄灣倦飛山鳥未能還心在  
孤雲疊嶂間大水雄山須遠適好風佳月自幽閒非關  
謝傳當年事何似周郎舊日山安得此心成獨往白鷗  
盟約在江灣王鈺詩一峰秀色何高寒更於木杪橫  
飛欄荆吳形勝妙天間鋪雲錦光爛斑山境未如心  
沌始江自萬里岷峨還江山無際真賞遠人境未如心  
境寬乃知萬象自變滅宛如列岫在肩鏞何時謝守窻  
意氣興來烟靄空濛間宛如列岫在肩鏞何時謝守窻  
中有仙壺日月悟世換蟻穴富貴羈夢殘易中求象山  
有天須彌納芥會何艱乾坤橐籥一氣內鉅細兩不離  
區寰徑呼飛仙來取醉笙簫鬢落日誰繫畫舸臨  
三境何待虎豹號九關只今朱叢半落日誰繫畫舸臨  
蒼灣何當脫身戎馬際共挈妙旨相追  
攀懷哉欲往波瀾濶回首江南江北山

陡遐亭在壯觀亭東北最高處也康熙儀徵縣志按

注目亭在拖板橋前臨大江輿地紀勝末趙師龍建於

城西南隆慶儀徵縣志宋胡弼注目亭記真為兩淮

蓋相望視他郡為盛送迎之所有二亭焉在陸曰壯觀  
頰江曰鑑遠賓主適相遇而升降揖遜之禮行乎其間  
廢郡之送往迎來惟鑑遠是存蓋郡枕大江介乎金陵  
南徐之間其上游則江之東西湖之南北又上而荆襄  
川陝實取道於是時公卿大夫將天子命以臨治乎江  
亦自是而為一或賜環而趨或解組而趨闕與夫  
淮荆湖川陝之民不舳舻相銜於鑑遠亭之下郡太守  
僚掾從事於送若迎因亦蒞之頻年以來江沙日  
漲鄉之中流一變而為葦藪之場來之頻年以來江沙日  
地斯須之敬幾不容展可以歎息也己浚儀趙侯泊之  
臨郡之二年政平訟理民安吏畏郡之已浚儀趙侯泊之  
惟是送迎之無所嘗不歎於亭取杜少陵相地第以江  
輟不急之用鳩材儼工而為之亭取杜少陵相地第以江  
之句而名之地勢爽軒楹顯敞賓主周旋之餘得飾以  
縱其所觀視鑑遠為甚盛夫道涂之開治成行且代而  
入其境者得觀以深歎以侯禮之而侯政有成之且代而  
朝矣自常人以深歎以侯禮之而侯政有成之且代而  
識之士所以深歎以侯禮之而侯政有成之且代而



之領使發運者日與四方士大夫共樂者也而歐陽文忠公記之迄今以為盛事茲亭之作不惟禮有所寓士大夫注目於此又將奮勵激昂起中流擊楫之興豈曰共樂而已哉是宜得老於文學者為侯特書顧乃以命躬且不容以荒陋辭姑序其大槩云侯字舜臣官今為朝散郎淳熙十五年十二月朔記

鑑遠亭在潮插西米芾書扁江流嚙岸故址頽圯乾道初張郊復建於水巷內繼壞慶元中吳洪再建於頽江

樓前隆慶儀徵縣志

谿陰亭在縣東范氏園方輿勝覽 宋蘇軾詩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

天開圖書亭姚伯願使君築亭真州子城西北隅盡得

江山之勝乞名於四明王正己因誦山谷天開圖書即

江山之句遂以名亭宋詩紀事王正己詩序 宋淳熙中郡守姚恪

建後因甃城亭廢以其名揭於頽江樓嘉定間吳機別

建於朝宗門外江濱揭以舊名又於其後創水竹喜涼

漣漪聞凱轉幽五亭康熙儀徵縣志 宋口絃天開圖書亭記真於淮為亢舊曰白沙鎮

皇朝乾德二年置建安軍大中祥符六年更今名而州之陳宇宏麗雉堞環蠡而二千石治所始雖於他郡逆鹵不道腥我封略歲在辛巳蕩為灰埃前葺後補視舊為簡武經大夫姚公恪來鎮之明年政平訟清盜遁為伏合境之內無一人敢帶刀佩劍以干其法禁者暇日公領客登城西北隅坐草亭覽江山之勝慨然而歎曰吾其可負此哉因命僚吏賦工庀材增庫為高撤故為新不泱旬而飛甍華榭突焉出乎崇墉之上削之繩如張之翼如塗墍丹雘不侈不陋公將乞名於部使者四明王公迺涓吉觴以落之聯嵐橫浮驚浪迭湧樵歌牧唱聲在杳靄吳檣楚柁相與上下於漂渺瀛洲乘虛駕幻形暮態隱見萬變目廣心遠疑若蓬萊瀛洲乘虛駕幻



與仙人羨門偕來也王公因取山谷之詩榜之以天閣  
 圖畫然後地隨人勝而江山無遁情矣公走書至楚屬  
 絃以記顛末絃未獲幅巾杖履從公拾級以上茲亭其  
 何以為辭公試為我矯首而望江都宅其東牙檣錦纜  
 還以有隋煬帝遊幸之遺迹可鑒者乎瓜步控其西金戈  
 鐵馬還魏太武退師之故道可襲者乎南則建業係  
 仲謀拔刀斷案之怒今尚可激乎北則臨淮南霽雲抽  
 矢射浮圖之恨今尚可償乎公嘗三為邊郡守皆以治  
 最聞今真之政又能撫民訓戎蓄財備械寤寐江山之  
 險感今懷古以不忘復之計把酒撫劍寸心耿耿  
 則斯亭之作與寄高遠豈直為一時遊觀之適而已哉  
 復於公公曰此吾志也遂書之淳熙十三年秋八月記  
 雲四卷天開容一碧萬里磨青銅使君退食新涼逢  
 看疑寢香雲濃領客欲送孤鴻城隅高亭濕青紅  
 野四望開心胸瞻江山勝而雄琉璃波光羣玉峯水  
 墨正爾難為工天開地闢今古中此景自若無初終天  
 豈為我施新功我心得之眼相從收入席無遺踪錦  
 囊得助防詩窮向來神秀造化鍾李成郭熙將毋同強  
 名圖畫托天工撫掌一笑浮金鐘  
 附吳幾亭詩一  
 泓清水數竿竹消得詩人為品題令我公餘無俗事不  
 妨領客暫提攜  
 竹調發今年迥不同折衝果在笑  
 談中若非制閫規模定安得兼全戰守功  
 彌凱從容  
 行樂興無涯地轉清幽亦佳須信居塵不染竹風  
 飄拂爽人懷轉幽小亭新築藕花邊為愛陂雷五月  
 天最好一番風雨過瓊珠無數落清泉  
 亭喜涼  
 水漾晴波一葉扁舟逸興多寄語遊  
 人恣觀覽豐年相與樂中和  
 滄漪

湖光亭近東園之側水濱淳熙丁卯知州孫虎臣建  
 慶隆

儀徵縣志  
 恩普亭在小南門外寶慶間上官渙西建  
 康熙儀徵縣志

望江亭在縣南五里後更曰萬山  
 同上  
 元成廷珪詩  
 長江不可極岸幘獨

登臨潮信自朝暮山光無古今碑亭流水  
 涸輦路積苔深欲寫興亡恨西風萬葉吟

鏡薌亭元國信使郝經留儀真所居之亭也有記并詩



雍正志元郝經鏡薊亭記中統元年夏四月宋維揚  
 乃於儀真即忠勇軍營總制真州軍馬治所置館鏡薊  
 亭則館外東偏之水亭也入館之初不知有此明年夏  
 伴使潘拱伯輩始邀一溝渠塘皆與潮通東接維揚南  
 真州瀕江在老岸下溝渠塘皆與潮通東接維揚南  
 對金陵岸在六朝為白沙其後為迎鑿為永真為揚子  
 宋大中祥符中升為州自唐劉宴筦鹽鐵江淮之人仰  
 食海鹽於是置揚子十院漕鹽以給江淮而運入於  
 州中宋人因之置揚子東運司行商賈遠近畢集故為  
 後其東南垣墉則揚子故縣也而真州子館與州衙宣  
 聖廟天慶觀等皆在故縣中故隸字勝曰鏡薊亭池一  
 亦與潮通而亭界其中故隸字勝曰鏡薊亭池一  
 甬路直亭南北界池為二池有蓮蒲而柳皆成蔭拘滯  
 復為一時得改步寓之故荷死焉枯湖不復至而不可復  
 觀矣於是自春踰夏而不復出焉初朝延於沁南賜第  
 一區田十頃州吏進牒及圖則其田河陽封畛包絡全  
 得揚子一店在黃河老下明年遂入宋每登是亭與  
 下事斷不偶然行使止尼殆必有主張者河濱之悟曰天  
 以兆此行矣乃書其入館登亭之事以寓感傷焉他日  
 復到河濱之野而思館中之亭則必如非耶見館中之亭  
 而憶河濱之野而思館中之亭則必如非耶見館中之亭  
 其雲似霧沉陰外流鶯仍語巧梁間旋草又巢連客兩樹  
 輕桃斷送春檻外流鶯仍語巧梁間旋草又巢連客兩樹  
 天伴西柳寒食中問入夢頻國朝先著詩杏花  
 欲伴西柳寒食中問入夢頻國朝先著詩杏花  
 開白柳新青立向東風問舊亭無漢家遺址是但盧誰  
 親切考圖經塞雁傳書事本無漢家遺址是但盧誰  
 知千載流傳後真斯人繫帛書野水城隅地少塵  
 東園應與鏡薊隣蕭條烽火咸淳日不是歐公慶厓春  
 縷用江有賦快投鞭正統相承反漫然欲使中華存  
 墟事有由轉眼三宮皆北徙獨教苗守死真州成  
 分碧亭明景暘分碧亭記儀真舊有都水司南京王  
 區長可十尋橫僅四一人往主厥事有廳事東偏有池一  
 之所也正德戊寅臨川楊君汝圭以南主事至政行職舉



暇日涉其間以清夷其心獨病茲池過長乃約其中架  
木為基作亭其上命曰分碧於北望見亭外若  
可窮者入亭之內則截碧而中居之其得清冷芳潤之  
助者頓異往昔而茲池始不覺其長矣名曰分碧固宜  
夫物不足則併有餘則分所以取平也而其益又隨所  
處而得古之聖人法天因地裁成輔相以成參贊之功  
率由斯道其次高天智士凡有所作隨地而異因物而  
付若次山之寒泉窅宇柳子之朝室夕室各得其宜而  
人所羨慕不置斯道也楊子之職筦山澤其耳目所屬  
心思所究者多矣斯亭之作乃其餘乎然亦甚  
得其當如此則進而求之其可紀者豈止此耶  
西亭居國朝錢升黃雨相西亭記吾毘陵黃子雨相移  
名曰西亭亭之東有堂有軒軒又有南軒北軒軒  
之外有垣垣之內有池亦有軒軒又有南軒北軒軒  
勝也亭之前為古梅者二為修桐者七為垂柳者數十  
株凡牡丹芍藥芭蕉芙蓉之植無不畢具池又南通江  
流朝朝夕汐來去以時每當雜花在樹遙綠續紛春鳥  
秋暉好聲不絕黃子談經之暇有客過之輒與一觴  
詠意復蕭然自得其客之游者亦若身在林烟山霧之  
中忘其地之近乎市廛而西亭之名因以黃子傳則無  
不曰此黃子之西亭也夫維揚為四方叢集之地凡士  
大夫之為寓公遷客與夫估人船賈之流走魚鹽金繒  
如鷺者即修治園圃亭臺之屬率為藻蘂曲折以相矜  
尚而視黃子之西亭地偏心遠果誰為得無晨夕友朋之  
樂以視黃子之西亭地雖無名山大川而士厚水深季  
札披裘之流風猶有存焉者吾黨如雲孫初子諸賢又  
外拜延陵之舊祠日與諸名流賦詩眺覽出東郊行野  
遠望者黃子顧樂此而不歸若將終身焉者然以思消乎  
十年或數百年而傳白沙有西亭之勝者必自昆陵黃  
子之西亭始西亭顧不為黃子之延令道經其地而廣陵  
未得訪黃子於白沙昨雨中自延而援筆為記如笑不  
得覽西亭之勝也乃因黃子之述而援筆為記如笑不  
顧九錫詩梧桐幾樹敞高陰白晝梁園任朗吟談笑不  
羈人似玉烟雲無際筆如林堂開一水清光遠戶掩不  
得月清光隱隱照人深



漁灣亭即江上漁灣故址康熙間通政曹寅於沙漫洲

隙地建亭曰漁灣嘗集漁人捕魚於此二十年以來惟

存老樹數株而已廖榮懷緣荔山房詩鈔國朝團

水中園遠在瀕江路榆柳圍周遭叢篁不知數一徑入

窳窳稍見屋角露亭宇迺特起軒窗各飛翥平揖江南

峯兒孫學環步帆檣與雲嵐變滅迴無處使君今陳思

詩才百煉鑄每念漁灣漁使出渡頭渡高歌和鳴椰鏗

鏘夏部護往事夫何如林泉忽已故四壁苔蘚深落葉

半乾靈野鳥多怪啼繁聲催日暮欲去不忍言延緣葦

住問

愛蓮亭在淇園社東總督高斌題故程氏十丈船也今

廢儀徵縣續志國朝楊大任詩楊柳護門處延緣

引碧筒況當新月返景香氣約迴風正好攜紅友相將

下涼意滿孤叢

江上草亭在河南搜鹽廳後雍正中里人高氏築今廢

同上國朝先著詩江瑛易來去恰見隔江山作客

隣春色登樓遇晚寒新潮蘆未長積雨杏先殘羨殺漁

舟小浮家處處安

竹逸亭在西溪湄菴內乾隆五十八年新築同上國朝吳錫

麒竹逸亭記嘉慶丁巳七夕後一日會賓谷都轉有事

真州遂為西溪九曲之遊自湄菴放舟至胥浦橋而止

歸飲於竹逸亭與其賓客各賦詩紀事主人則江君耕

野也明年將勒石湄菴屬余弁首云都轉會公南豐後

人東坡今日志冲誼美政平人和暇聯賓從之歡習攬

山川之勝適因公事小住真州其地有西溪者源出銅

岡名均河渚九曲相引風蘿自聲一碧所環雲水無次

馴鷺翹於渡口老魚闖乎波心塵繼不牽幽景可狀使

君興發地土情多茶三味而禪諮竹二分而秋佇因樹

為屋在水之湄將謀縱權之嬉此是洗心之所既而青

蕭瑟之境忽通野草弄花涼蝶尤媚破網挂柳漁人不



來行行欲窮轉轉莫已翛然物外放乎蘆中蓋至霄浦  
 橋而止焉未落之日殘蟬若催將轉之篷好山相送江  
 光盪晚入畫之樹全迷雨響於亭隅清歌漸流於木末  
 可戀樂不知疲而明鏡已耀於眉銀河對面感星期之違  
 南皮會盛北海尊開華月如眉銀河對面感星期之違  
 易念雲約之踐難各賦新詩畱為故事夫妙妓傳花之  
 樂羽衣吹笛之歡並皆政事餘閒風流相賞茲夕之會  
 古人匪遙則播惠愛於江山寫音塵於簡牘又豈特摹  
 景光侈游讌而已哉僕故鄉葭水徒望蒼蒼此地鷗波  
 又呼負負乃文鱗有召泥瓜重來見示佳篇如綴新眺  
 泉石之韻天琴自張竹柏之懷穆羽相和  
 綜其馥采加以引伸請付貞珉願為嚆矢

讀書堂在橫山西梁昭明太子嘗讀書於此唐咸通中

僧神堅以堂為太子院今廢

康熙儀徵縣志

瑞芝堂宋知真州潘友文建時有芝生因名

雍正志

快哉堂在子城東宋慶元中州守吳洪經始後守張頌

成之

同上宋陳造快哉堂記儀真子城東舊有亭摩

成於今構李張侯頌以其亢爽屹立江山市區歷歷目  
 中榜以快哉舊亭名也今仍之取宋玉蘭臺賦風之語  
 夫君子固有寓意於物而實不在物者二公之賢其亦  
 為此風之快歟其亦有快於此風而其意有在者歟吳  
 侯為郡民庶而富千里妥安仁孚而政治遺愛未艾也  
 張侯繼之推前政之意撫摩之益勤其感悅化服子弟  
 之於父兄然也南楊召杜而接踵政魯衛而適後先者  
 也真之人亦幸矣哉君子為政喜憂以民未有下熙然  
 而不上泰然者也人惟不愛人與無位以致吾愛則已  
 不然目連薨接踵之繁夥耳塗歌里詠之說嬉其所以  
 快於中為如何是堂也其更而歌之皆熙然泰然之後  
 也夫論君子為政毋泥諸物求諸物之聖人之心所契者  
 道也論君子為政毋泥諸物求諸物之聖人之心所契者  
 二公退食此來憑虛遠矚彼颺乎其清穆乎其和邇水  
 波略蘋芷拂簾旌而綸衣袂不獨蕩氛歎而空之日將  
 凌雲霄而茹沆瀣顧迺曰吾何快於是其孰為座上客  
 言復之吾



燕香堂

坐嘯堂

平易堂俱在州治

輿地紀勝

退飛堂

元郝經退飛堂記甲子歲猶在儀真館一日風甚鸞鵝蔽天北飛而不得前北首南尾迤風直

南因仰而嘆曰春秋所謂六鷁退飛過館之上入於江之類也夫與余之行使尼止亦此類也夫余方布衣窮處際

也夫與余之行使尼止亦此類也夫余方布衣窮處際

則從而北其進於北而用其道於南天下皆北而吾徒獨南

豈非天耶鷁與鸞鵝退飛於風余而退飛於天大運風

行有非天耶鷁與鸞鵝退飛於風余而退飛於天大運風

年所矣遂其飛天定則人亦各得其道鳴呼吾徒在此有

迹則皆進也人見其迹則惟知其進而不知其退也其

務於進而畜於退夫物有消而無長有屈而無伸有信而

而無動有陰而無陽非謂其誠無也謂夫一理一氣互

為往來而卒不離其本而不自其變者而觀之則於

屈也為動者靜也為陽者陰也自其變者而觀之則於

理與氣長而不已夫長信動而不自其變者而觀之則於

理與氣長而不已夫長信動而不自其變者而觀之則於

與陽則不一時之變寄寓之氣爾故無日不長而未嘗動也

也無日不信而未嘗動也

於靜陰之地獨遺天地萬物塵埃土直之迹所以世變

日下風俗日壞而氣數獨免於余乎嘗觀夫天運而

人物皆在退數之中豈能獨免於余乎嘗觀夫天運而

取法於日月之行則進也至於極南則不復能北

不復能南遂巡而退天之進行也至於極北則不復能南

時一刻一杪而止爾其欲北而始不能旋於數月而不能

者則自一時之內纔得一杪之止而始不能旋於數月而不能

有八日之內纔得一杪之止而始不能旋於數月而不能

余乎雖然天息者必以九萬飛也今日視余之退必莫不

以爲終退彼進而余之退也其能免於今日視余之退必莫不

飛也過宋都而余之退也其能免於今日視余之退必莫不

於江之南余之退也其能免於今日視余之退必莫不

乎鷁與鸞鵝乃退之退也其能免於今日視余之退必莫不

真易川守志

卷之二十二

古蹟三

六



端且以退飛名舍館之堂而記之  
中統五年夏六月陵川郝經記

遠清堂元河北馬仲温僑寓儀真其居在城之北南面

大池池中蓮花萬本 雍正志

體仁堂在天寧寺明嘉靖間縣令王皞建 明鄒守益體仁堂記

王天民同受學於先師其令儀真也申天地萬物一體之義以贈天民既至減費節力葺官廨復艱於出入因就天寧寺之隙地構屋數楹以便肄習而題名曰體仁遣諸生俞恒黃承誥盛恂朱永年洪玠趨金陵以問仁曰願聞體之方曰予烏知其方然嘗聞之矣天地萬物一體者仁之原也惟天地為能盡人惟聖人為能配天天之於萬物也春以溫之而咸生焉夏以燠之而咸長焉秋以涼之而咸收焉冬以寒之而咸藏焉並行歷萬世而無窮其於穆不已之仁乎聖人之於萬民也溫柔以容而咸育焉剛毅以執而咸正焉齋莊以敬而咸肅焉密察以別而咸服焉利而不庸殺而不怨遷善遠罪而莫知為之者其純一不已之仁乎未至於仁者亦體之而已矣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聖門相傳之方也戒懼之功密而自用智舉不足以搖之則廓然大公所有神矣物來順應所過化矣夫是以與天地同流而非以是為教乎二三子之傳之也將非以是為學乎教以倡之學以和之誠意惻怛而和氣薰蒸以延於齊民真之俗其有不歸於仁乎諸君歸以復王君欣然曰嗚也與二三子慎無忘斯堂也其刻諸石以詔來者尚相與共體之

江上草堂鄭耕巖築 見白沙風雅集 國朝洪元聲

結茅秋雨潮聲寒到枕春風燕子暖歸巢柳搖淺碧添新漲竹覆濃陰護短梢何日柴門容鼓棹清音麗集為

雙桐軒 潤州西園鵬詠 晚淹留已聞公子名無忌更有

才人號倚樓廣渡舸船千炬夕高城砧杵四

檐秋歸來新月疎桐上獨自當先賦玉鉤



東坡寫經之所在報恩寺

輿地紀勝

密齋元郝經密齋記丙寅之變出居於儀真新館位於  
 交骨肉遠而無親僕御逃而無倚仰視棟宇坐屋漏  
 所偶皆喪有疑屋蔀家無一人自藏之象焉自三食一寢  
 日用之事唯是疑塵危坐焚香讀易而已至大傳君子  
 慎密不出聖人洗心退藏於密遂以時觀身以行觀心  
 以心觀道而得其義天下皆動而余獨靜於九地之外  
 余獨止天下皆通而余獨塞坎然睽絕於九地之下  
 然復襲於萬物之表閣於九天之上錮於九地之下  
 底窮原結重閉天下莫能窺莫能見而余自窺獨見  
 於是得身之密焉方其變故蝸起思慮周而余自窺獨見  
 非雜潰錯而邪正亂角奪而死生爭其事若將無窮焉  
 反而求之則有虛靈洞徹靜固幽深充匝而無缺續偏  
 而無罅者存雖有萬復萬貫之多而余未嘗多於是得  
 心之密焉推而窮之不見其首追而迹之不見其後渾  
 淪圓轉一大活物倏焉而有其健關之體忽焉而有開闔  
 之機廓焉而大宿之息而莫不起萬變互藏其迹化生  
 生莫知其端萬物一息而莫不起萬變互藏其迹化生  
 於是人皆本一密焉乃仰而觀天俯而察地夷考萬物微  
 諸不密則陷日月以密故天以密而健不密則墜地以密而  
 載不密則陷日月以密故天以密而健不密則墜地以密而  
 而維繫不密則霄落山川以密而融峙不密則崩竭以氣  
 以密而充不密則衰絕間斷精以密而聚不密則耗散形以  
 密而壯不密則衰絕間斷精以密而聚不密則耗散形以  
 也存甚焉體道之全為物之先故當無所不密則消歇惟人  
 主之不足以靜雖造方其有莫能窺其際嘗以已之有餘應彼  
 天下無所不用而一應彼之不定藏舟於壑藏天下於  
 一歸於密則能馭道之權而無害之者矣惟其欲勝  
 而理昧故多逐物而外馳揭暴振露夸毗耗蠹撐突破  
 裂沈溺困頓違義理以蔽道恣情欲以蔽心役血氣以  
 蔽身言不密則妄幾不密則進而不退散密為疏鑿剛為柔  
 乖弛而不張闢而不翕進而不退散密為疏鑿剛為柔  
 夷明為闇踣疆為弱眇然一心鑽穴萬竅宛然四體凌  
 落百節來舉世之重萃百物之攻卒為小人而自屈於  
 物俚為言重無所歸道之所不明也故聖人贊易之際  
 反復為言重無所歸道之所不明也故聖人贊易之際



戒於吉凶悔吝之間蓋吉凶悔吝皆自夫不密而出也  
苟密矣鬼神皆來舍夫何吉凶悔吝之有乎濯去物欲  
潔淨精微齋戒其心慎而不出退而藏焉又何失身害  
成之有乎故易之為教亦皆本於密乃道之刑書稟稟  
哉嚴乎其可畏也嗚呼余因處密地而得密幾聞而益  
彰守而益固惟恐其不密也彼用智自私蓋覆蔽匿狐  
鬼其計巖壑其謀城府其心非穴陷窞其中巒翫塗塞  
其表崎嶇隱沒其迹者莫不自以為密微之以義則見  
其肺肝乃小人之術耳其能觀諸此乎今余墮彼之計  
彼方以其術密余余則方望聖人之門墻以求自密彼  
則以為得計不知余之計尤為得焉孫仲謀方士子布  
之門子布亦自土其門矣庸何傷乎乃名齋曰密書其  
言於壁因以為記  
六月十五日記

轉般倉舊在寧江門外屬發運司今廢輿地紀勝

黃巢砦在縣西門十里胥浦南黃巢亂江淮時築壘屯  
兵於其地狀方若城俗呼霸王城是也今耕者往往得

箭鏃鐵盤蓋巢軍中器也隆慶儀徵縣志

吳義士宅梁吳琬義聚不分太守上其事詔置義順二

臺旌之儀徵縣續志

張南史宅在唐大厯時寓居今莫考南史字季直雍正志

唐郎士元詩雨餘深巷靜獨酌送殘春車馬雖嫌僻鶯  
花不棄貧蟲聲黏戶網鼠蹟印牀塵借問山陽會如今  
有幾人

寶祭酒宅唐寶常登第後隱居白沙築室種樹今莫考

雍正志

孫學士宅宋孫錫居也有歸來亭康熙儀徵縣志宋

歸去來素風千載出塵埃明時儁老心無累故里高門  
子有才更作園林負城郭常畱花月映樓臺却尋五柳



先生傳柴水  
區區但可哀

吳丞相宅在城內少宰吳敏之居舊有宰相坊今廢同

薛教授宅郡士薛洪家塾在義井坊權貨衙北見豐有

宋豐有俊詩小船行艫過靖軒衾綢帷楮

王侍禁宅在江游侍禁名輅康熙儀徵縣志宋張舜

民詩怪底臨江有竹籬便

將江水當為池心隨鷗鳥浮沈去眼看風波起滅時我

有訂齋新作記人傳畫舫舊題詩君恩幾許生歸北與

我聞人把釣絲

吳迪功宅今不知所在迪功名志興同上宋方信孺

非從來元不到山扉汗池便有江湖意叢篠寧知霜雪

威老穉瓦盆同一醉弟兄雲路盍齊飛自慚老叟無風

化空對岩魏晚未歸

呂榮公寓宅宋崇寧末東萊公迎侍榮陽公居真州船

場呂本中東萊詩話

仇梓州宅仇著居真州建至樂堂子博年十三自撰記

東坡見而賞之拊其背曰後生可畏雍正志

孫處士宅孫侔之居蘇軾贈詩有卜築江淮計已成之

句康熙儀徵縣志

李謙甫宅甫在城西南結草為廬名曰復菴同上元

記與物相刃相刺終身役役而不知所歸此漆園達士

之所嗤也李君謙甫仕於天下統之初相諸侯相方

伯職修事治清謹慈惠聞於當路將薦而陞之乃年甫

五十遽老於儀真卜城西南十五里結草為菴名之曰

復每歲春夏秋居之而視耕耘斂獲事勤則書倦則枕

暇則賓友共壺觴徜徉花卉竹樹之間望江中帆檣往



來上下接織交錯絡繹不絕江外羣峰森聳蒼翠陰晴  
朝夕變化萬狀而疑立不改與田夫野叟爭席欣然相  
忘蓋有晉淵明之風焉噫昔之人未嘗不欲仕而可以  
仕則仕彼往而不復者不計其可蕩風波衝豺豹驚悸  
喘汗而行不休其終竟何成哉而其甚也父子兄弟潛  
然淒然相視而嘆追憶東門之犬華亭之鶴是時雖欲  
復其可得耶余惡乎不取吾李君之善復也淵明幡然  
賦歸以行迷未遠自幸時亦艾而未耆舉世滔滔汨汨  
熙熙攘攘而見斯人其不謂之獨復不遠復者乎噫古  
今人所值所志不皆一一同若吾李君之復則於古人  
殆幾矣君河北安平人也或曰去官不復其土而僑寄  
他鄉復其未耶是不然復也者於其義不於其地聲利  
權勢之途復者有幾惟隨所在而安者其能也必於懷  
居則與迷而不復者等耳而君豈為是哉余嘗與友人  
元復初計所知曰安分而無伎平  
心而無愧子之婦翁與翁謂君也

范氏義門明洪武初四世百口同居同上明張以寧

源范氏猶稱古義門四世於今千指盛十年似爾幾家

遂秋風江上戰塵昏

黃司馬第在城南三堰之西兵部侍郎黃瓚之居門有

司馬坊進為虛受堂心遠堂右為靜觀樓後為靜樂軒

同上明蔣山卿靜樂軒詩江臯從卜築蕭然避塵喧

寂寥成獨往恬澹資瑩神卓犖觀今古披雲卧前軒眾

山遙當戶流波奔迴門佳木鬱葱蒨荷芰輕翻翻鳴鳥

懷好音何必絲竹繁興來泳方舟權至命綠尊結念撰

芳景相對已忘言去矣崇所尚未與俗士論

柳太守宅在厥前街嘉興知府柳仲得築有雍睦堂同上

明陳敬宗雍睦堂記鑿江柳氏仲得恒念貽謀燕翼

之道惟在雍睦因以雍睦名堂雍和也詩曰兄弟既翕

和樂且耽睦順也禮曰兄弟睦家之肥也夫欲兄弟和

而致家道之肥仲得之垂訓子孫為後世慮也深矣彼

夫兄曰然弟曰不然弟曰可兄曰不可者不順也不順

則不和不和則不親不親則悖悖則亂亂常不祥莫大焉若



柳氏自六一公至今四世皆不異食此雍睦之功也使  
其子孫克成厥終皆能繼其遺訓則接美於江州之陳  
不難矣世澤之  
遠其可量之哉

王正郎宅在法雲街東刑部郎中王大化之居前為茂

禎堂後為晚逸堂同上明童承敘晚逸堂詩解綬歸

放仙人寫天上遙分漢署香拄杖青山覓榮綺閉門

白日見羲皇桑榆莫謂渾無事漉酒彈棊取次忙

蔣大參宅在城外三堰後左參政蔣山卿居也有大雅  
堂嘉遜堂同上

陳孝子宅在南門內崇化坊陳嘉試所居明宏治五年

禮部尚書賈詠旌其門曰孝行至

國朝嘉慶四年為貞女黃氏建坊旌其門即此宅也自前

明迄今十餘世同居儀徵縣續志

程太史宅在儒學東檢討程元基所居後臨市河有清

華館西翠軒同上

江上別墅在三壩河南朱永年讀書處康熙儀徵縣志明朱永年詩

著書不出戶物外寡逢迎一徑野花落滿池芳草生

隔林喧鳥語上壘看人行寂寞恣高卧邨墟日掩荆

東津別墅在縣東舊江口柳某築同上明柳某詩年

機白鳥此時下青蠅何處飛家醅粳稻熟客饌鱖魚肥

邨憶雲霄路聲名有是非竹舍一區清閑吟豈世情

誰憐彭澤計我愛杜陵名雲淨孤心迴

山空雙眼明尋常回首地不用縛塵纓

東園宋皇祐四年施昌言許元為發運使馬遵繼為判

官因真州廢營地為之歐陽修記蔡襄書人謂園與記



書為三絕靖康閒燬於兵火紹興末郡守徐康葺之又廢於開禧之亂嘉定初運判林拱辰郡守潘友文復澄虛閣清讌堂共樂堂而拂雲亭在翼城巔尋廢寶慶初權漕上官渙西於翼城上增土為臺而新之後亦圯廢

不復存東園人多以為在今城東門外雍正志案舊志云在漕臺東

翼城內是今之東門內也明隆慶中知縣申嘉瑞建東園書院在今資福寺東萬麻中歐陽照欲復東園得小

教場地建屋三楹石刻東園二字於壁申歐所建者亦久廢又儀徵縣續志云國朝邑中書吳炤吉仿歐陽

公記翔建於學宮東偏曰真州東園康熙中吳文奎繼葺內有澄虛閣額為兩淮鹽政曹寅書今并廢宋歐

陽修真州東園記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

史許君子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權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

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余曰園之廣百畝

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傲其

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渠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蔭此

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臺巨榭水光日影動搖而下其寬閒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

類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躡躑鳥獸之喙音也吾於是信有

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廼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所不能盡者吾亦不能

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不能盡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

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

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

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先後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閒又



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  
 廬陵歐陽修記 國朝汪文萊真州東園記昔宋施  
 正臣許子春馬仲塗同時宦真州作東園請歐陽永叔  
 為文記之吳氏家真州有慕於是適城東得隙地因開  
 池疊山蒔卉植木創為園約略仿永叔記中所載名真  
 州東園四方遊人至此求永叔之東園不可得吳氏  
 園恍然如見永叔之東園也時春日甫晴梨桃初放余  
 與費子滋衡蔡子洱習遊焉入園見方池廣畝許種芙  
 蓉周匝中涵虛而外明映一方也折而入則迴欄曲  
 徑與竹樹為參互有天然相得之趣登樓而望見江南  
 山色如畫屏與此園相映帶焉未知視昔之園廣白  
 畝流水橫前清池浸右高臺起北園之大小何如第當  
 日施許馬三君皆宦於此必政事之暇始往一遊其得  
 暇豫而樂此亦稀矣而人士之來遊必與三君素相知  
 識否則望而不能至則獲遊其園者寡矣豈如今日陰  
 晴風雨可至徒步笠屐可入坐煙月以無窮領清風而  
 不盡哉 宋梅堯臣詩國賦有常計計者豈不賢日夜  
 疲精神自鑿膏火前新春力有餘鋤菜東郭偏壘土以  
 起樹掘沼以種蓮竹柏為冬榮桃李為春妍役吳楚  
 艘來泊常雷連下江念其險入漕念其適許公作此意  
 吾亦見其權不獨利於已願書棠樹篇 疏鑿近東城  
 蕭森萬物榮美花移舊本黃鳥發新聲曲閣池傍起長  
 橋柳外橫河渾遠波漲雨急斷虹明雲與危臺接風當  
 廣厦清朱鬢看自躍翠柏種初生香草猶能識山苗未  
 得名南峯及西嶺長共酒杯平 黃庭堅詩主人心安  
 樂花竹有和氣時從物外賞自益酒中味 劇枯蟻改穴  
 掃籜竹迸地萬籟寂 中生乃知風雨至

新園不知所在宋職方朱表臣築 江上樹杏靄宮前道

道側有新園園中無惡草松蘿方在望 茅屋間已考朝廷正急才何得言歸老

麗芳園疑在城東水匯處內有湖光亭宋咸淳中知州

孫虎臣重新之 嘉靖志 宋孫虎臣麗芳園記儀真江

經遊樂其風土為之雷連粵從王事逾二十載蒙恩來  
 戍山川城郭歷歷舊觀故老有識余於少時者迎笑樂  
 道而歌鼓熙熙不減疇昔偶乘公餘訪所謂麗芳園者  
 濱湖一景水遶煙閒浮屠祠廬金碧參差橋隄起伏互



相映帶實尤一郡之勝顧其亭圯陋弗與景稱乃撤而  
新之翹棟疎櫺欄檻通爽於是旁睨極眺心目俱清當  
其承畫倚佯一塵不到荷秀於前鷗狎於外送夕陽湖  
明月此景之宜於晴者也而或雨至天暝樓閣空濛樹  
色濃淡此又宜於陰者及夫雨收雲歛天定水明則  
有不可以形容者乃扁之曰湖光又即舊址結數椽雜  
植羣卉修竹扁以麗芳因園名也二亭既就每與客來  
游把酒賦詩必竟日而去客有言曰醉翁之醉與滁人  
同喜雨之喜與扶風人同今公政簡而民安故得以樂  
共樂也不然即欲悅目於此寧不使花竹厚顏魚鳥獻  
嘲耶余嘉其語遂書以  
為記咸淳丁卯仲夏記

梅園在縣西十五里內有古意亭宋嘉定間吳機建  
儀徵縣志 宋方信孺詩十里低平路  
千株雪作堆不須驅小隊祇伴一筇來

北山園宋元祐間發運副使張汝賢築  
同樂園即郡圃宋知州豐有俊築中有亭曰宿香曰遙  
碧有堂曰美祿日光風有苑曰藏春有邨曰杏花又舊

志云郡圃有泛春拂雲二亭  
小東園在東城內前臨城濠明中丞王大用宅後園池  
中有釣閣涵虛亭  
康熙儀徵縣志 明蔣山卿詩殘臘  
白雪盈盈落忽訝丹霞閃閃輝臨水偏能供客眼隨  
風詎惜點人衣酒酣却笑王猷棹夜半山陰祇自歸

休園在城東十里江麓蔣山卿隱林也鍾水部稱為小  
蓬萊  
同上 明蔣山卿休園十一詠元卿昔開徑會待  
求羊侶惆悵復何為來往成今古  
滄溪波光浸懸影花明魚鳥間端令坐日永  
亭白麗葳蕤攢紫萼且恣邱園賞蘭卮詎停酌  
翹川流自回紆曲抱幽亭側水木澹成陰繚繞此何極  
雨榦雙雙文杏樹亭上雲漢無取棟梁飭為看風  
同俗士駕斷裏綠筠陰始繁幽情愜清夏但遣高人書請

夏陽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古蹟三  
三



鳴花滿青苔上躡薇  
可憐雪滿樹况逢花滿園春心  
欲斷絕斜月正黃昏  
鱗花枝條象雲構葱蒨復蕭森  
寂寂無人處間庭空翠陰  
脚霜清柿葉紅月冷桂花  
白散步步高臺無端感離索  
軒月明山鳥啼清池何  
寂寞上有古槎橫  
疑從天漢落  
慙慙

小林泉明彭真家圃  
見高穀育齋集

樂康園在新城鎮相傳為元楊子縣故治有左公池大  
可數畝前為安遺堂後為延芳亭張架先世舊墅也  
康熙縣志

麗江園在城東南二里江潯張架築有松竹亭野樂亭

松軒覽勝樓  
同上

澄江園與麗江園相對中有白川草堂悠然亭亦張架

築同上明杭淮詩卜築草堂幽枕藉白沙潯大江環  
其南雲水渺吞吐端居夫何為養逖待時取洗濯臨  
清流日與羣鷗伍鷗白炯自如比我  
心蹟素志士不泥求大道與出處

榮園在新濟橋西明崇禎間汪氏築往來巨公大僚多  
讌會於此縣令姜琛恚曰我且為汪家守門吏矣汪懼  
而毀焉一石尚存嶽嵒玲瓏人號為小四明又有一石  
曰美人石

國朝阮中丞元易名湘靈峰  
國朝施閏章詩疊石鬱嵯峨蒼茫氣象多高低成洞穴

庭榭俯山河巢集臨江鶴花生帶  
雪柯向來歌舞地長卧老藤蘿

涉園在單家橋西康熙初汪立之築有紀映鍾三癖記  
後歸汪士周今為樂儀書院  
國朝陸師詩未遂山林僻幽尋寄小園江聲斜帶



郭塔影直當門抱樹僧蟬噪歸巢愛鳥喧微吟參物理  
坐久石欄温門掩青苔徑軒開苦竹叢疎櫺深受月  
密樹暗交風今古論誰定羲皇夢  
可通寓公隨分足瓜菓謝邨翁

五世讀書園汪天與築國朝王士禎詩前賢讀書處  
五世尚名園風雅持門戶弓裘

孫到子

半灣園在南關內市河水曲處王錫山家園今廢儀徵縣續

志國朝宋犖詩微雨乘輕屐名園取次看花深開  
徑好苔滑振衣難小院幽禽下空亭積霽寒池荷青且

翠新水  
正瀾漫

怡園在南城外三壇廟東項澹齋家園內有嘉榮軒羣

玉書堂百尺樓今廢同上

厲園在資福寺後進士厲士貞書圃牡丹最盛同上

南園在瀰泗牖北岸歙人潘涵築老桂最多今廢同上

國朝江昱詩公暇乘清輿林亭半日留梅殘香轉逸市  
近地偏幽馴鷺窺尊俎流鶯答唱酬更期叢桂發來問

小山  
秋

蘿園在運河北本羅氏築初以姓名有碧蘿菴後歸汪

氏更今名同上  
國朝團昇詩夜雪作餘寒朝曦薦

林靜鳥聲緩坐久聞  
無人繁花落空館

蔣園在新城鎮東蔣氏築同上

吳園共有三一在半灣園東岸吳家龍築池臺水通內

濠及東城圖畫頗占城南之勝後有德樹堂一在八字

橋東吳之俊築有聽月樓池臺臨河一在蕭園東偏吳



之楫葺本寇氏莊園今俱廢同上

江邨在遊擊署前張均陽築與化鄭板橋嘗寓此與呂

涼州輩倡和今廢同上國朝洪元聲詩西風高柳

江上醉泥人  
依舊是青山

水香邨墅在東城內汪堂築卽周亮工太史所題東城

圖書故址內有春風草堂冲澹池館春醒閣欵冬書屋

諸景同上國朝汪文珂水香邨墅列景詩紫藤花

濃清壓虛窗長日暑堪避午風時吹滿地落蒼翠

影小亭倚城角遙望東來春欲識此圖畫會經煮

茗人諫之調瘦竹編作牆老桂立爲柱聊羈野雲心

一避風與露鶻垂釣霜雪天戴笠絲堪理不知嚴子

陵披裘胡爲爾清絕疎雨聲虛廊閒步屨蘆花一

有坐觀者愛聞澹刺聲長橋外流水鷗鷺常與盟

冷夜深明月移暗香逗波影老梅紅淺沙標格更清

桂林幾拳太湖石迴似小山岑巖天香出園外高聳青

獨無語暖風能醉人何用酌芳醕鼠姑倦倚欄含情

掩映老榆下淡然懷抱開清吟自瀟酒醒數椽闌向東

冲澹紅藕花滿池窗前動涼思垂柳綠絲遠冲館

日向晴逾佳瞳瞳下茅屋曝背冬

向南窗好攤周易讀讖

白沙翠竹江邨在新城都天廟東南濱江康熙中鄭肇

新築後屬吳氏今歸余氏同上國朝先著白沙翠

朝日杏花白江郊土初柔牛耳方濕濕耦耕人相呼力

作不遑息耕煙勁挺雙柏樹結根近中堂交柯百餘

年落月涼蒼空山無斧斤爾材堪棟梁嶠葉江水

遶其外南山如列屏木落沙渚見天清鴻雁輕遠帆疑

不動徒倚在檐楹觀山深池養文魚茂樹聽佳鳥

棲少驚彈魚潛絕街釣六笙詩未一義脩孤妙浮

重刊揚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古蹟三 三



一縷鳥飛牽雲來著水不能去時時魚跳波老鶴似人  
語一縷鳥飛牽雲來著水不能去時時魚跳波老鶴似人  
此一縷鳥飛牽雲來著水不能去時時魚跳波老鶴似人  
月篠復風篁怒筍全穿土新枝半出牆谷中逢晚食會  
記笑筭當籬上亂秋水不添潮芙蓉開欲滿葳蕤  
擊落葉池上月一亂秋水不添潮芙蓉開欲滿葳蕤  
空霄石梁照雙影陂鶴種藥標時序苦草為庵廬花  
時豈容卧可以靜跡與一塵西竺義一覺南華書翻  
袞袞東風裏春田花亂飛對草人感遲暮延頸望斜暉  
花紫嶺上多修桐舉袂拾桐子陟嶺動江光山月分於  
此雲飛不去沃衍江之濱布穀鳴春樹耦耕人荷鋤  
煙深處處耕煙山堂雙古柏偶立何蒼蒼風煙飽連  
曠永辭斤斧戕氓鳥各有託於此棲鸞皇香煙飽連  
南岸山嵐光幻無已木落雙眼空天遠一帆駛高樓嘯  
清風山靈同徒倚觀山落雙眼空天遠一帆駛高樓嘯  
志薦馨香孝思以無匱望古補笙詩明發恒不寐  
秋林已暑退落葉生微涼候茶響空山中有叢桂香

淮南招隱篇千載遙相望  
春禽儵魚來忽去溪水清且深白雲時孤飛澹蕩扞素  
心鍊發白林間一片石溉名非姓到積陰生層苔蒼  
翠夕陽好桔槔本無機俯仰亦天巧巖數畝種篠簕  
經春雨露足初篁解籜成穉筍尚堪東客來坐清陰何  
處有塵俗蘇策英英未零落江上明秋霞弱質不自  
持因風半天斜伊人遙以怨言采芙蓉花濛濛矯矯  
雲際鶴翩然落沙衍石梁橫水心江海不在遠清唳警  
深宵稻梁安足美鶴香界絕塵想跡聊寄意物  
論詎可齊莊生但因彼未若老瞿曇無非亦無是翻是  
山草春一寸春至非示思山禽觸化機有無是我言  
默坐孤亭中曠然天宇溫  
似水修梧被高岡舉袂落梧子  
幽人夜不眠秋聲疑在耳  
汪園在大市口西雍正間汪修敏築今廢  
因圃在豬市邑人方嶠吟室內有捫舌軒今廢

天寧寺塔在南門內大市口西  
明廖道南詩寶鏡開  
名勝招提隱化城迴欄



飛白日復登走元英二水鳥沙渺三  
茅鶴洞明參差萬樓閣天外落鯨聲

石磨鐵碾在陳公塘上世傳魏廣陵太守陳登置輿地紀勝

儀徵八景一曰東城圖畫二曰北山曉日三日天池玩

月四曰漁灣納涼五曰洋宮新柳六曰資福晚鐘七日

倉橋塔影八曰胥浦農歌

重修揚州府志卷之三十一

古蹟志四

高郵州

新城在高郵州東北宋咸淳初揚州制置使畢再遇築

土城東北二門外與舊城相埒今僅存遺址一統志孟城

地形四隅皆低城基特高狀如覆盂事文類聚明張

淒迷城北城南柳色齊天壁亭空煙漠漠文遊臺在草

萋萋春花自向遊人笑野鳥猶來舊壘啼見說神珠光

未滅不勝吟眺夕陽西張紘詩高堞刊溝上清秋夕

眺中遠煙干樹碧落日半湖紅歲月空歌鳳音書久斷

鴻干戈正多事何日到江東

廣業廢郡在高郵州梁析竹塘三歸二縣置江南通志



紀大建七年移神農郡還隸南兗州元和志高郵縣南

至揚州一百里一統志高郵軍本揚州高郵州開寶四年

建為軍仍以縣隸焉直屬京師又高郵縣本漢舊縣是

秦之高郵亭因以立名三國時荒廢晉太康中復立隋

大業中移於樊良鎮永徽元年復舊所太平寰宇記

臨澤廢縣在高郵州東北劉宋大豫初置縣屬海陵郡

齊因之隋廢隋書志江都郡高郵梁析置竹塘三歸二

縣開皇初郡廢又併竹塘三歸臨澤三縣入焉一統志

澤鎮在州東北九十里乾隆高郵志

貢院宋太守陳鞏建宋陳造高郵政成課最下歌舞之一

日謂客陳某曰取士郡切務也前未嘗有貢院吾將與

之某曰公之來為武學為軍營為勸院當歲大禋成屋

八百楹戶駭其難似不宜復有所舉而易於言言不驕

為前緒累公笑曰規畫定久矣木於岸壁礎灰竹凡其

材於舟於所無缺然閱三月當成而服公識之卓才之

成後不十日則乃悔始於料公淺而為之記曰古帝

勅所未施當隨意取攜於是役得之適為之記曰古帝

王之盛倚重於士不薄其養而重其用自堯舜而下法

備於周凡庠序以羣之弦誦以肄之優以餼廩表以師

儒其養之可謂厚歲大比賢能之書來上王拜受之治

教者簡移論升取可官而祿者為大夫士以佐王之治

用之可謂不輕周而下寢不及古復古而盡其善以不

愧帝王惟我宋漢唐莫進也夫帝王之於士養而用之

悉其所隆其禮為天下之至權寓焉士而才而用環

力不苟士之此非吾君孰使之夫然上之所責士死



漢武嘗舉以詔天下而課興廉孝歷世皆然諸侯受天子寄至不至詳畧殊而賢否歧矣高郵在本朝號多士名德相望寂寥兵荒而來治平且七十年文風漸振而陳公適為守前此取士寓試郡學不惟湫底局庫士氣弗振職校士者亦病之而襟佩佻達動累月未復公意以謂郡職貢士所取所養交害也坐視可乎安在其能受天子寄不為廊為軒為廡為侯循吏耶密計勇為果不日有成為堂為廊為軒為廡為侯循吏耶密計勇為果不日有靖嚴屹數百年計不四五十歲未庸直葺也為潘涵備固米若干石積累銖兩之餘公私初不與知某月日集工斷手於某月日公赤子郡民之心既孚而易使固也如薦於待士恪於體國奉上儼不為之舉不窮之計於政細大不遺今復創巨麗前此未為之舉不窮之計於政細之際若無動慮者予與郡士民不能無疑於始而懼服於今是宜大書是宜得當世椽筆鴻藻敷舒頌咏焉迺稱子老衰文力退廢猥使振其思為之辭良愧然得因簡齋先生嫡孫名焉不其幸歟公

水壁院江南曹生畫壁在高郵禪居寺三壁為澄澗輕

波二壁為驚駭之勢華鎮雲溪居七集 宋華鎮詩畫手聞曹

霸伊人豈裔孫窮神渺江海遺跡在牆垣發地驚濤起扶椽疊浪翻來非自胥怒去不為鯨吞咫尺重淵險尋常萬里奔氣疑蒸宇宙勢欲浸乾坤但見揮長筆誰能測巨源汪洋須駭囑窟突幾驚捫湛將澄處悠悠疊細痕輕颺掠伊洛滴岸漫湘沅怒勢功猶壯飛瀾地欲掀滄溟擁神島窮髮運遊鷗槃礴應無顧安排自有門夙成參造化無用契匝渾歲久人雖遠塵侵墨未昏依稀逢海若髣髴弔湘魂倦客榮多累乘桴特未援時來觀浩蕩聊用滌塵煩莫若蝸涎蠹常令墨妙存不勞浮渤澥已似陟崑崙

龍角院在軍城院藏一龍角其色瑩然與青玉無異風

雨晦冥則雲氣常覆其上輿地紀勝

淮春樓在州西北宋郡守趙不慙建隆慶高郵州志 案雍正府志乾隆

州志引名勝志云即州西北城樓也 宋陳造詩五鳳規模到眼中摘星奇觀欲爭雄客來雲氣遊三島人聽



歌聲指半空便擬瑤杯酌銀漢何妨醉面受天風胡床  
不盡登臨興未覺邦君後庾公步帳高牙置下方華  
筵雲影入風裳西山爽氣珠簾外北海芳樽錦瑟傍賓  
主前聞無勝事簪鈿明日騰餘香一天和氣誰拘檢付  
與邦人作醉鄉

問月樓

宋陳造問月樓賦休子暇兮銷憂緣空濶兮躡

玉其醴而瑤舟忽霜月之飛來傍欄角兮窺簾鉤媚客  
衣而不去疑即人而有求俯皓魄以可攬宜致辭而見  
酬挈吾所疑舉其維限日厥分天地則有此月乘空明  
鏡寥沈零沆瀣噴玉雪知廣袤兮幾何會珠宮而貝闕  
塊仙子之幽獨儼童顏而紺髮是耶非耶肇為此說藥  
白丹成兮孰所齊茹桂枝漂香兮何術筋可昇兮似譎珠  
何賴兮壞成兮胡此穴寒可禦兮隆殺之絕方中兮俄墜適  
圓兮復缺奚所恨而頓虧誰所役而遽沒世同昔此請  
究終始主人長笑避席而起酌酒謂客毋太多事萬古  
歡乘興且用慰喜若夫南浦結恨關凝淚窮簷漏屋  
之瑣尾執若茲樓之尺咫微之強睨之晦煙霏之陰曠  
風雨之披靡孰若晴香之如洗借良會於今夕差百年  
兮有幾底用計茫昧之傳聞研儻恍於非是吾肴則豐  
吾酒甚旨姑可置興亡於度外冥身世於一醉客日躔  
哉長嘯大吟迭勸更醉挹瓶注壘撫月姊於座隅啜桂  
影於瑤杯誦楚騷踰吳歛信醉山之欲頽啓明上寒雞  
催羲馭昇駢車同冒軟紅  
之舊塵帆市聲之隱雷

多寶樓在北門外太平街西商賈雲集競售珍異今存

橋名多寶橋

隆慶高郵州志

翫珠樓在州北三里運河濱以其可翫簪社湖珠光也

雍正志

雙樓一在州門左一在州學左州守吳某建

康熙志吳道南雙

樓賦并序先是州門之左鐘鼓樓有樹矣昔人聞更漏  
而知政蓋其重也第東顧鬻宮尚缺環抱家君來州迺



首文事于是配一樓於學左仍新舊豎益增而崇之形  
勢嵯峨風氣鬱勃奕奕人文俄然登觀已道南請告南  
旋屬家君請致維舟湖畔乘興登遊撫景憑欄深幸家  
君之有斯舉也因為雙樓賦聯斗分於揚句擘秦郵其  
輿區直心膂之故郡通噓賦聯斗分於揚句擘秦郵其  
衆流其安孟縱浩觀於海若想勝業於文儒粵精華之  
鬱郁胥毫澤其需敷地以人而貞吉鼎與革其時俱先  
斯州治坦彼通衢麗譙而勢鞏更漏明而化舒瞻膠  
庠於左址缺拱抱於東隅貴虎變而龍見忌金旺而木  
虛允惟並構斯乃不圖風氣環而屹若文居守德鄰不  
是將協亨嘉以基定泄泰徵之苞符家居其振起古勝  
孤風高懸榻之彥行寡由徑之夫首文事其振起古勝  
槩以脚蹶既自公而多暇爰及時而可書於是肇寅僚  
兮環觀借學博兮龜卜測陰陽以日圭物土方乎地軸  
陶者善埴匠者善木塗善攸暨丹漆有續命執斲其工  
師考落成其程督善左勢以高冲展右偏而增築奠柴  
石兮鼇戴繚周鼎兮鱗簇森繡柱兮雲標兀畫棟兮龍  
臺矯層簷兮翬飛巨連蕞兮蝮屬軒窗踈兮惚瓏屏檻  
迴兮蜿曲豁窳洞其小天架雲梯其高足肅重門之鍵  
獲示周行之軌躅洒藻翰於扁題樹風聲於同收訝雙

柱於龍門恍二室於嵩嶽醒闡兮鼓鐘敏俊髦兮棟  
樸洵地設而天施成子來其神速爾其空澄紫翠氣斂  
紛遊漏陽華於晝敞澹孤清於夕流騰祥光於合璧貫  
精采於雙虬手星辰其可摘步霄漢以虛遊俯井煙之  
悠緬緬山河之稠繆吳楚之風光半入徐淮之景色全  
收江海之奔濤在望祖陵之佳氣長浮聳嵯峨而增勝  
挹靈秀以垂麻若乃文遊峙東北之陬神居奠西南之  
澗瀉丹井之寒泉紫邗溝之煙樹珠璧社其時輝燈靈  
祠而夜吐霽雪浪於淼湖曙月華乎仙浦總奇幻之錯  
呈壯茲樓之鉅楚石幹參兮櫺星金波湛兮泮瀟杳萼  
絢而春融荷香藹而夏午魁柄揭兮運旋衰瞻峻兮物  
覩鳴鶴兮九重躍龍魚兮化雨駢兮麗於文樓鬱葱  
龍于殷序象日月其並懸際風雲而朋舉數有兆於先  
開功豈云乎小補實藉手以酬報靡覲心於歌舞我來  
自北啟處不遑至止於斯色笑載揚家大人欲返初服  
余小子獲繫歸航緣林沐而省觀且遊覽以徜徉披州  
圖兮繡錯閭聖壇兮絃張恢靈獎兮一陟乘虛御兮初  
陽屏輿從其勿劬獨館甥之在旁盼晴空於遠水迴鳥  
影於波光瞥浮雲之倏忽順大化於蒼茫撫山川兮具  
美眷才情兮欲狂仰高標于秦孫寄雅況於蘇王雖紛

重刊詩志 卷之三十三 古蹟四 五



吾之寡韻亦聊引以捧觴迺飛墨霧迺拂毫霜借鱸兆而漫興雕蟲技以成章納遐矚其門闔括奇探以縹囊歆菁莪之浮馥蔭茂憩其成行歸去來兮各一方遡迴遊兮宛中央人生貴適主德難忘家君有懷於猷畝余忍遽卜其行藏倘登茲樓而再翫借我君子瞻天於闈苑暨茲耆耇觀日於扶桑

五嶽樓在東嶽行宮後宣德五年指揮使湯節重建隆慶

高郵州志

青雲樓在儒學左隆慶六年知州范惟恭建

國朝康熙八年改名忠孝閣邑人孫宗彝為之記六十一

年樓圯邑人吳世燾李宏基重修乾隆三十九年樓燬

於火四十三年知州楊宜崙捐費興修比舊制高二尺

許乾隆高郵州志國朝孫宗彝改建青雲樓為忠

之始情入亦孰不能忠孝者若夫愛衰於妻子義奪於身家貨財亂其心祿位溺其志性以習變情以慾遷甚不幸已乃或有瓌偉魁傑之士櫻情圭組甘沈宦迹高堂哀老而不知養絕裾屢歲而不思省曰吾圖忠則不得圖孝抑事君即所以事親嗚呼何忍也古來移孝作忠正為時會艱危為社稷爭旦夕之命乃不復恤於所生豈有廟堂晏然俊父師濟而亦藉口以忘其父母者乎又或庸容厚福與世浮沈口吾明哲以保身將全歸以作孝又何謬也孔子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孟子曰我無官守進退有餘裕此就不可為之時未嘗委贄大節匪關者為言豈有儼然股肱養交持祿而不思盡瘁家有二人轉可以交其不忠之大乎可知忠孝實相成原不相假亦交相督不相妨也一部古史瞭如觀火班班可攷已吾嘗讀文昌帝君化書而益明斯義當其二親疾厄痛入心髓遂授洞經以推廣其不忍孝之至也當其受知朝廷薦賢舉讐翼贊元聖而務格君心之至也忠之至也當其再世孝友則正色立朝極諫不避斧鉞以圖存社稷於一綫以孝為忠也當其位列公卿則念親在窶貧不忍安享鼎烹而致政以歸於泉石以忠為孝也慕以終身慕乃無二天之經地之義人之道於是



焉備是以主宰文化自古迄今凡繫名桂藉者升沈得  
失咸稟厥司此之為教實先鄒魯而服鄒魯之教者烏  
可不是則是倣以忠孝祠歲久湮廢義亦無稽意者列  
武穆之碑文抑或紀壽昌之遺蹟皆不可知獨是諸凡  
祠宇舉廢可議而忠孝二字烏得不嗣續而表彰之  
星門左有青雲樓每一鼎新則科名奕奕竊謂青雲者  
超乎萬物之上太史公曰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  
世哉意在流芳不為華腴也而後人不察但以博科名  
掇大位為置身青雲嗚呼世之登科名享大位者不知  
凡幾矣而聲施後世者有幾乎科名胡足重人是固不  
如忠孝之子百世不祧為光烈遠也歲在己酉將賓興  
之期郵人士就余而商願新斯樓予因捐貲倡成之改  
為閣曰忠孝仍祀文昌帝君一以存前人祠忠孝之意  
一以勸將來重科名之人 楊宜崙重建青雲樓碑記  
古之善相十者必建樓閣起浮圖以資地利之勝高郵  
州即刊城云學宮數武有青雲樓高出城表與城外之  
珠湖掩映一州之人文係焉初建於前明之隆慶六年  
繼修於 國朝康熙八年由來舊矣登斯樓也城以  
內見夫萬家煙火紛如密如城以外見夫斯斯泮瀾景

趣閒逸蓋將於是卜地靈興人傑也溯自重修之後文  
章理學蓬勃興起冢宰王公諱安國毓秀於此乾隆三  
十九年甲午居人不戒於火樓遂燬州之紳士亟請於  
前任陳公欲飭眾力捐修復仍其舊而未果崙以謏陋  
承乏茲土念是樓之興廢關文運之隆替若任其湮沒  
不治則是邦之文炳文蔚漠然不置於懷是謂今人不  
古若也嗟乎人臣受 天子命而來為吏顧於邦  
之人膜視焉於心安乎爰命匠往估計值而鳩工庀材  
不數月而成是役也總需資六百四十餘兩計動閒款  
外餘悉捐廉俸為之於地方紳士無絲毫累既竣工予  
復紀其事後之守此土者能以時修葺之  
毋侈前人毋廢後觀是則予之意也夫

玉水閣 搖輝閣俱在郡圃內 見宋蔣之奇題東園詩

文游臺在軍城東二里舊傳蘇軾王鞏孫覺秦觀諸公  
及李公麟嘗同游論文飲酒因以文游名之公麟畫為  
圖刻之石 輿地紀勝 臺舊祀四賢於上中更兵燬宋淳熙王



詞嘉泰吳鑄開禧張革明正德胡堯元來守是郡皆修葺之

國朝康熙元年知州曾懋蔚重修雍正元年知州張德盛

重修乾隆三十二年山僧大悟增修

乾隆高郵州志宋應武重修文游

臺記慶元戊午分教高沙麗澤之暇出郭入郊坳有  
顏基屹立草莽質之朋從乃文游臺故址也孫莘老秦  
少游邦之先哲嘗與蘇子瞻王定國載酒論文此臺之  
上時守以羣賢畢至扁曰文游李伯時筆之丹青以侈  
淮塹勝概中更兵燬臺浸以圯武聞而嘆曰斯文未喪  
天意攸屬固不以臺為存亡昔有思人而愛棠者况悅  
其風登其址乎欲請諸郡復之而未果解龜來歸瀟湘  
涉江湖每登高北望未嘗不凝思於此也嘉定王申之  
臘被命北征道由高沙層臺免然覆以宇祠以像岸柳  
迂遠徑花迥深昔歎所懷今幸睹其備使旋邦君逆勞  
於郊屬為之記因考臺之顛末屢隳而興者由後世尊  
從而新之開禧邊釁適起復為瓦礫之場張侯來守是  
邦政成以其餘力復臺之舊其識趣開廣豈直為游觀  
地哉竊謂四君子咸以文顯東坡尤為巨擘靜若彝器  
叩如黃鐘孝宗皇帝序其文曰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  
時遷臣無出其右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幹造化元氣  
淋漓聖學緝熙常置左右非可以絺章繪句論也遐想  
當時接袂登臺揮麈劇談必有關於經緯天地垂一王  
法者楚之章華漢之望仙魏之銅雀吳之姑蘇雖崇製  
峻峙無補名教俱在下風矣試相與躋文游縱目四顧  
其南曰廣陵祖豫州所從擊楫而誓也其東曰海門謝  
太傅欲泛裝而經略也其西之北則淮泗謝建武常  
建游軍以爲形援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  
復欲吞之以忠義之氣今焉徘徊四睇慕前諸賢有文  
事必有武備此又建臺之深意也邦君姓張名革字信  
之云明王元凱文游臺記昔宋蘇子軾過高郵與高  
郵孫子覺王子鞏秦子觀會集是臺名文游李伯時圖  
之守土者續葺厥基王調起淳熙吳鑄飭嘉泰張革復  
開禧及我正德歲蒲圻胡君堯元由進士地官屬謫倅  
是邦詢遺址於泰山廟後爲門一重堂曰合簪室日崇  
賢祠秩四子之貌於內終南山山人元凱南歸聞而悅



焉乃約郡守朱進士良郡判沈進士圻相與勞胡君於  
是臺之士朱君慨然嘆曰古雄臺何限惟茲不民有數  
乎王山人日地以人為重輕人以實為修短是臺之興  
起固有不可泯之實無形而默存者耶文也者實之不  
可泯者也德行文之本事業文之用節義文之紀詞章  
考諸子傳德行節義大有可法刑事業大有可推仰詞  
章大有可瞻誦而蘇子之行詣又有可欽崇者焉夫山  
子一人若增而高水得人若闢而廣蕞爾之臺而得四君  
虛臺於扶風蘇子謂世有足恃者而不在臺之存亡也  
悠久而不能隨凌虛而沒信有實之足恃耶彼築焉者期  
果誣我哉乃知古之士所論即所存所告人即所自處  
而人永名地永迹相須以不泯也實焉而已嗚呼吾儕  
此與勉之沈君奮然曰彼四子為誰我四子為誰古今  
人不同類斯已矣子豈甘自棄耶正德十三年春二月  
吉謹記 國朝王士禎重修文遊臺記古來風流文  
采魁梧奇傑之士其在當時或選或不遇矣而以名高

取志守道叢謗至不得一曰安其身於廟堂之上其  
播遷江湖嶺嶠之間而坎壈以老死數千百年後學士  
且披榛棘訪碑誌往往為之流連感激太息憑弔於荒  
煙斷靄中豈其遇之有幸與不幸歟抑盛名者鬼神之  
所靳豐於此則必歉於彼與昔蘇長公生宋盛時以文  
章名動天下試館閣為侍從之臣洵列大藩天子至以  
宰相器之不可謂不遇矣然終以直道見尤謝景温李  
定舒亶之屬相繼肆其彈射卒至流離惠州詹耳窮海  
絕嶠之濱不究其用為天下惜至並其所為文章亦禁  
錮之何其不幸也考公平生踪蹟多在江淮又嘗與孫  
莘老秦少遊王定國輩遊處最善而孫秦二君子者皆  
高郵人故郵樂得公而顯而文游臺在城東北里許即  
公與三君子所嘗游眺者也宋淳熙中王詡葺之嘉泰  
中吳鑄重新之其興廢之蹟大畧見於應武王元凱二  
記目明正德迄今康熙又二百餘年矣予以順治十七  
年來李廣陵文書之暇多從小舫往來三吳君及州  
因登是臺而弔之嗟其頽廢荒落謀諸州守吳君及州  
之士大夫思所以修葺而振起之者會吳君秩滿擢蜀  
之龍安守以去繼之者闔海會君余復告之蓋始辛丑



迄甲辰閱四歲而臺之工以成余因是慨然有感也方  
公泊三君子以直道不見容於世放蹟湖海登是臺以  
嘯咏發舒其無聊不平之氣亦偶然耳豈嘗計及數百  
年之後斯臺之存沒與後之人為之太息憑弔感激而  
流連者耶余生後公且五六百載猶得登斯臺拜公祠  
字恨不及四公當日同其游眺登臨之樂而親聆其音  
旨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斯臺之謂也自宋及今閱  
五六百載所謂僉王者其人與骨皆已朽而斯臺巍然  
公之風流照映於無窮然則公不可謂不幸也公嘗作  
太息一篇送少游之弟少章有感於孔北海之論盛孝  
章也其言曰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久矣雖然自  
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  
同腐嗟乎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臺在泰山廟後  
有樓有亭皆可以望遠登其上則長湖森漫風帆杳靄  
稻塍柳陌繡錯而暮布尤宜於高秋密雪之時樓與亭  
者皆不自名而從臺者存古也李震文游臺序淮海  
名州廣陵首邑湖澄璧社珠光上燭夫青霄山聳神居  
爽氣遙通夫碧漢亘公仙去藥臼生雲郊女丹成井泉  
飛鶴蓋水深而土厚斯人傑以地靈若夫北城之隅東  
郭之外隆然高阜屹然崇岡松篁滿壑煙霞繞殿以紫迴

木黍盈囷紛紜坡陀而逾邁錦屏巒嶺平中擁一突之奇  
畫棟雕楹空外接千尋之勢登高於是縱目望遠足以  
抒懷水光浩淼湖天盡一覽之中蝶影參差樓閣壓萬  
家而上誠四時之勝景洵斯邑之奇觀也乃有樂安龍  
圖天水學士黃樓作賦推國士無雙文館校書定集賢  
首選高才忤俗因歸卧於衡門直道違時遂棲遲於梓  
里時則岷峨謫仙祥符相裔或命駕以遨遊更移家而  
流寓班荆道故喜舊雨之能來把袂論心快德星之共  
聚於是選勝登臨憑高瞻眺東連滄海一輪金碧朝升  
西遶長湖萬頃琉璃夕照波翻淮甸河干艫舳爭飛柳  
映刊溝江上峰巒若接斯有景之必收遂無美而弗覽  
乃其飛觴醉月振筆臨風搔首問天呼吸可通帝座掀  
髯論古咳唾直落人間談笑動江湖浩落元龍之氣詩  
篇照天地輝煌司馬之才於胥樂兮觀乎止矣浮來太  
白盡傾北海之樽寫入丹青不讓西園之集豈必玉津  
金谷一邱一壑自謂過之寧須越調吳謳一咏一觴致  
足樂也吁嗟乎舞罷楚宮章華冷落香銷魏寢銅雀荒  
涼金粉花殘嘆姑蘇之鹿走風雲色變悵戲馬之騅亡  
何如臺以文名地因游著酒壇詩社乃嘉賓賢主之宜  
水涯山顛正逐客羈人之地一時燕會傳俎豆於百年



四子風流志姓名於千古採蘋蘩而用享敬登是臺接  
筆墨以陳詞克成茲序宋會幾詩憶昔坡仙此地遊  
一時人物盡風流香蓴紫蟹供孤酌綵筆銀鉤人皆酬  
明月雙珠出雨後青山萬井開鍊石汝從天日到觀濤  
誰更廣陵來越吟楚曲俱搖落江左新驚鼓角哀  
國朝孫宗彝詩人文絕勝紀文游流水高山更唱酬  
社光浮三雅爵神人居目盡一層樓紹熙進退千秋事楚  
粵東西萬里舟聚散當年足憑弔幽懷偏許濁醪投  
夏洪基詩昔賢會此共追游杖履依然勝蹟畱一代風  
靈瑞雷浮自高文獻重琳球湖海毓秀澄光遠秦嶽鍾  
豫詩突兀層臺倚暮霞登臨悒悒古思無涯湖天一覽空  
魚艇水國經秋尚藕花村舍幾叢攢碧樹笑談自昔落  
鳥紗比來漸說西成近指點炊煙起萬家李必恒詩  
文游臺前花可憐文游臺畔草芊芊熙豐盛事飛遺蹟  
淮海風流憶往年落日倒懸雙塔影晚風吹散萬家煙  
憑高莫愴登臨興放眼湖天思渺然千尺高臺聳社  
隅登臨懷古視平蕪西山爽挹神居氣東海潮通發社

憶想像龍眠舊畫圖殷暉詩野鳥溪花秋復春高臺  
依舊峙嶙峋偶然踪蹟亦千古公等風流更幾人來去  
帆檣晴歷歷周圍沙水碧粼粼不須憑弔悲疇曩且關  
尊前現在身閱秀詩憑高欲其太虛游元氣蒼茫斗  
際收一旦樓臺畱勝蹟千年淮海擅風流孟城樹暗重  
雲夕爨魏嘉琬詩一鳥獨飛飛晚煙松圍風起洞唐屬  
南州談笑碧空斷我游文游臺可憐萬事要亦歸冥漠  
古人歌者如流川孤情棲躋亦可見造幽尋息吾能傳  
遊者歌者如流川孤情棲躋亦可見造幽尋息吾能傳  
我欲渡兮肯放船程盛修詩停舟小步其登臺四海  
論交此地來談笑已成千古事襟懷想見一時開滄桑  
未改名流蹟風雅重新異代才眼  
底湖光憑眺久漁歌款乃暮煙回  
雄邊臺在州城西隆慶高郵州志宋陳造詩接翼鴻  
伯橫琴處應道冥聊爾爾大書麟獲更儀儀雄邊仙  
蘇耽興盡歸

釣漁臺在高郵儀社湖之西南舊傳熙寧中有道人築



臺於此朝夕垂釣自言有二大魚自西來當為釣之免

為生靈害輿地紀勝

華胥臺在州治東眾樂園後見宋蔣之奇題東園詩宋楊蟠詩歌舞飄飄百尺

臺半天龍麝散香煤初愁翠袖臨風去卻駭飛綃下月

來雲杪一聲聞玉笛露華干點落金杯我緣眾樂狂方

盛園鎖從教日日開

小菩薩臺在多寶橋西元時把常大士建今廢為社稷

壇隆慶高郵州志

東臺在多寶橋東元時回回叫佛臺今有巷猶名東臺

巷同上

雲峯臺在城西久廢乾隆高郵州志元成廷珪詩水

揚州鶴怨仙人去窺社珠迎國士來千里何時重命駕

百年今夕此銜杯同君盡醉文游地為問秦郎安在哉

雲峰臺上今宵月奇絕平生在此行天水光搖秋萬

頃星河涼轉夜三更謫仙被酒騎鯨去遊女吹簫學鳳

鳴明發星槎上河漢定傳詩話到蓬瀛

神遊臺在州境雍正志元周權詩淮南古奇勝瀟瀟漫

城之皋飛臺翼雲際澹澹白銀盆沉沉水晶界翫心神

明表引興天地外把酒一憑欄天風落襟袂懷哉淮海

翁落日為三醉

天壁亭在高郵北新城多寶橋西以秦觀詩粘天四無

壁云嘉靖志

玩珠亭在樊良鎮嘉祐中揚州天長陂澤中有一珠甚

大天晦多見後轉入甓社湖或在新開湖凡十餘年居



民行人皆見鎮正當珠往來之處行人往往維舟以待

其現輿地紀勝 宋陳節詩外挹湖天位置雄下疏地脈與湖通驪龍睡覺寒光吐盡獻祥光入此中

還珠亭宋陳節詩六六湖寬老蚌鄉去來隱現本無常幾回隱去重來現知是邦君有孟嘗

擊楫亭在新城市河西宋淳熙間知軍王綱建雍正志

繼雅亭南門外客亭也宋慶元間知軍陳鞏建取秦觀

光華遠繼周王雅句為名同上 宋陳造繼雅亭記郡南門為客亭其屋大小凡幾

間其材堅其規樞適中名以繼雅取淮海先生詩光華

遠繼周王雅之句前此客餞輅乃於征稅之區進退抑

遂局促不舒而徒隸車馬勃襍搶攘可厭今周旋餘地

矣夫賓至如歸子產以美晉文而候不至疆里不授館

單襄公知陳之不競河南陳侯為高郵大務舉十九動

與古合此尤非可後者是亭也侯創而名之記而識之

者郡人陳造也

知樂亭淳熙間知軍張頴建同上 宋陳造知樂亭記

有池從昔深之養魚其中今太守張侯創草亭池之北

郡人陳造請以知樂名之蓋取莊生濠上之意夫道可

以兼物而事者於其理也未有深於道而不徹於理

者君子超然領解而舉天下芸芸生遂職職陳露了於

方寸無遺者彼魚至微物而泳游喁喁圍發必有頌

首之適無頰尾之勞是樂也而隱几者則知之其必有

融悟於言意之表者侯於道造詣深矣出而為郡刃

無肯綮千里貼泰相忘而各得吾以名亭魚云乎哉

蜚雲亭宋郡守張頴建在知樂亭之東久廢乾隆高郵州志 宋

陳造蜚雲亭記張侯創草亭郡圃子以知樂名之亭東

為橋覆亭其上其成也借予小倚策日是亦宜名予以

蜚雲亭昔越陽生子待事而名東坡作堂既成而雪因

榜雪堂今登是亭大風號空萬物披靡簷外晴雲東南

蜚如敵怒而赴如羣駿之驚如旆旛幢翻

倒凌遽可愛不可駐聊識所遇旣名而去

引月亭宋太守陳鞏建隆慶高郵州志 宋陳造引月

亭記亭瀕水月與宜太守陳侯



創為之名以引月與賓僚登之有歌於側者日月之徘徊俯仰之隈若招而來兮月輪兮盤盤麗麗公心之高寒月波兮沈沈嬋公惠之浸深月之從公麗紫闥映丹地兮望月屬思儂其有既兮郡人陳造適侍遂取以志其成

靜觀軒 熙然亭俱宋高郵縣尹孫傑創立 同宋

軒亭記軒曰靜觀自上而言軒曰熙然自下而言孫君為高郵之明年創小圃中為軒為亭陳子命名如高郵俗淳樸異他邑自頻南北雜處其習靡戾誇競凌暴尤囂於田訟不復承平之舊歲辛丑大旱千里如赭民無所食強者思為盜弱者束手待盡是二難君實當之矣於是君憂君笑曰在我而已事無難且非是人可為之六佐郡將食飢贏輯流散勤以撫之不倦以終之所濟甚博來歲夏秋大稔乃始得為是圃雖未遠宏麗可樂然有以感於心者嘗試偕客游焉登軒而俯清池微風不興碧水浹渟游魚深行鱗鬣可數則得夫為政之理靜可以勝煩此以是觀彼以是觀日而月暫而久雖欲不化不可得已登亭而舒目焉則鳥鳥之嚶翔花并之茂暢煙霏之陰暄風日之清亮物之熙然猶民之熙然吾心亦與之熙然也然則中正以觀聖人之事靜以觀君子之任故自上而下推觀以靜也宜而後天下樂者又君子之志向也民方戚然吾且得泰然乎哉故自下而上其心之熙然彼心先之我乃從之也君能是軒亭以是名不既賓其實乎 君曰唯子為我記之

遠宜亭 宋陳造遠宜亭賦創小亭名而賦之曰遊女之

座鏗欲膠葛心之適耳之妍也迫而視之或不逮前奏樂於眇綿婉以清和而圓堞蔽虧於市鄽繫斯亭之表立峰岫夫近故湫東於闔堞蔽虧於市鄽繫斯亭之表立峰岫時賢之巖霏濃淡煙雲幻變案領其全營斯名斯庸諗可誦遠遊賦超然也

夢草亭在郡圃 興地 紀勝

明珠亭在郡圃 宋楊蟠詩客醉金臺月未生天風四面



晦暝人盛文章如有待歲饒豐樂不無

靈崔仙當日會為賦燦爛應同照此亭

九里亭在北門外九里

隆慶高郵州志

宋楊萬里詩

些子地檐外不勝天

門一釣船五湖好風月乞與不論錢

聽雪亭在四達齋前

湖天一覽亭舊名大觀亭在文游臺上今不可考

賞豐亭在郡治東嘉靖十五年旱蝗不為災知州鄧誥

作賞豐亭以誌喜

明鄧誥

師越月者再郵為南北要衝往者來者類能言其土壤

之饒魚稻菰蒲芡菱蟹蝦之利民風之淳漓吏胥之桀

黠屢歲之饑歉蝗螟或有難之者余曰聖人之教忠信

篤敬天下可行則郵乎哉八月秋適知州事卒如所語

者居三月政壅勿流乃梓涇野先生論解略而化誨之

禮其有道者翼其進者撫其淳節其冗平其徭獨其通

負鋤其頑黠賑其憂饑蟲為苗害者且焚且瘞禱於神

盡社之甫期月翕然以寧稚子黃童輒喜談解略播為

歌聲土雖沃無淫俗賢善日惟趨焉淳者愈敦頑

者以警挾律以逞者遊迹於公庭冬既雪霰雨暘惟時

蝗飛成黍禾肆升河抱草以斃余占為有年賦詩章誌喜

夫士從而張之謂改元迄於今未聞降茲康也先是嘉

山子構亭於郡治之東阜乃茲聞民樂而賞之帥羣僚

招序長舉酒於亭名亭為賞豐而宜日中蝗除歲豐亭以

賞豐名確矣若知所以賞乎豐亨宜日中我聖天子赫

然有臨固太平之盛吾曹司政教者尤宜保其豐恤民



前辭為之記

高沙館輿地紀勝云卽信國監司之行衙也在州西南

雍正志宋文天祥詩曉發高沙卧一航輕煙漠漠

瞻哀堂在軍北城上紹興四年都督丞相張浚撫臨侯

衛次於淮東後人名之紹興四年冬朝廷既命於淮

潰於明年春都督丞相張公撫臨侯衛布宣王命需澤

甲兵不能致者一日悔過效順聽命於有司師徒不勤

少保韓公移軍楚州以遇賊衝命其屬提舉董侯收緒

營高沙築城聚糧以爲老弱休養便地逮丞相至則勤

後士衆布德行惠細微必錄詰朝躡履登城羣帥從而

敵之具甚嚴喜見顏色復徐行數百步忘其道遠而力

而侯亦以有功見知爲樂也信宿遂如楚州教大閱列

部伍鳴鼓角分爲奇陣其張翼舒乍離乍合進退若一

丞相嘉少係治軍之整以爲世鮮儷者咨賞一再大會

諸將劇飲盡歡舉卮酒屬侯美其協贊之功以承寵異

其餘頒賞有差將士感泣踴躍思奮於時天子以丞相

久勞於外式撫而勉之既畢事處名後侯恭承天惠念

朝巡視屯戍廼建堂於所憩之東衣兮無以瞻衰堂昭其

盛事也昔周公相成王克淮夷東人欲其畱西人思其

歸故國兮歌之曰是勤勞王家悅近來遠與周公相無使

我心悲今觀丞相勤勞王家悅近來遠與周公相無使

數千載間並驅爭先然則宏濟艱難紹復大業指日可

舉亦預榮焉謹援筆屬其崖略以附於高沙故事之末

此堂曾是昔年臨憩地邦人思慕比甘棠

威敵堂在高郵州西後有室曰雅歌嘉靖



得書堂在郡圃政和三年冬郡守毛滂建以蔡京所書

四榜十有二字刻之石以置堂上有記存焉 輿地紀勝案隆慶

高郵州志及雍正府志乾隆州志並作德畫堂

戲綵堂即宅堂 同上

不欺堂宋郡守張頴建 隆慶高郵州志宋王寧不欺

瞻所居之堂曰戲綵問所以名之故或以告曰始堂名

不欺後更今名侯曰不欺可廢耶則為隸古揭之常所

聽事之處邦人聞而喜曰吾侯才非子產而威名又若

不欺者耶侯曰吾德非子賤才非子產而威名又若

西門豹其敢萬一於此抑吾先儒所傳不自欺之學暗

室屋漏所當服膺而況於臨民者乎此吾所以志也且

質之於余曰此固一本而已然而有焉焉環一州十萬

戶不寒暑雨不知幾喙之言治民者曰居敬曰如承大

不欺也如是是以前之治民者曰居敬曰如承大

不欺也如是是以前之治民者曰居敬曰如承大

不欺也如是是以前之治民者曰居敬曰如承大

不欺也如是是以前之治民者曰居敬曰如承大

不欺也如是是以前之治民者曰居敬曰如承大

不欺也如是是以前之治民者曰居敬曰如承大

不欺也如是是以前之治民者曰居敬曰如承大

不欺也如是是以前之治民者曰居敬曰如承大

不欺也如是是以前之治民者曰居敬曰如承大

不欺也如是是以前之治民者曰居敬曰如承大

不欺也如是是以前之治民者曰居敬曰如承大

不欺也如是是以前之治民者曰居敬曰如承大

清華堂在戲綵堂西 輿地紀勝

不擾堂在廳東郡守張頴建 宋陳造詩取民狼走羊勝

賦大小東賢侯守此道力若拔山雄深堂玩闌寂翠影

環蒙籠泛應得天游靜鎮副上衷樂知前池魚吟當北

重刊易州府志 卷之三十三 古蹟四 七



窗風清寄埃瑤外俗自和氣中高吟與傑作鏗鉉而春  
容無欲民自樸契輪古今同即今美化孚袖手自即功  
坐令鞭蒲捐寧遣馬力窮我心偕郡人會當志願從  
新年鋒車南帝渥看稠重政聲潁川上可庸不作公

達民堂在不擾堂後輿地紀勝

豐瑞堂即古時燕堂宋淳熙三年四月郡圃芍藥一枝

五色時郡守王詞名其燕寢之堂為豐瑞仍作五花圖

於上雍正志宋楊蟠詩瓜期屈指去相將樂此豐登

柳線纒拖砌娜花梢未出牆好事異時如念我為栽桃李助芬芳

時燕堂在眾樂園內輿地紀勝宋楊蟠詩吏隱孟城

上猶飛雪歌動梁閒已落塵此地誰為愛酒伴他時

倘憶種花人五壇芍藥齊教放何處揚州更覓春

秀野堂在郡圃內堂始於宋元祐時後燬於兵至慶元

時郡守吳鑄復建今亦久廢乾隆高郵州志宋陳造

符為高郵大禋之後歲纔中熟公下車弱良撫寧強梗

爬梳利害罷行惟恐後德心下孚咸有四黼之樂振蠱

興壞壘壘日力百廢緒舉人視之良甚憂憂公則優為

闕明年民氣洽和稼事十倍乃除圃西荒蕪地重建秀

野堂成領賓僚落之酒行主客胥樂笑語之餘周視

四覽不假刻劃點綴而景物前陳目謀而心愜儼乎坡

仙所謂秀而野昔人謂即兩言可圖畫者至若池荷動

而儵魚初木蔭濃而鳥樂北垣挺竹千箇微風披拂

舞翠幢而嘯饑鳳人情愉悅物態固若效奇佐之喜也

公顧客陳造是不可不記子母辭咸有紀詠中問是堂自

元祐則有詩人楊公濟暨眾賢咸引元祐故實升縣繼

淮地堂廢詩亦不傳紹興辛巳國家引元祐故實升縣繼

而郡之四十二年矣而守者多故欲復之未暇也乃今

有咸夫游觀宴息之地雖不汲汲然當為之未暇也乃今

閑者物不撓中超然者有餘應高郵雖小邦而兵刑錢

穀訟牒聽斷使客酬應亦夥矣不時有以休裕其躬疏

淪其虛明之地則何以使慮不煩而政不倦柳子厚謂

游息之物高明之具必清寧平夷常若有餘則理達而

重刊揚州府志 卷之三十三 古蹟四



事成而處臺榭遠眺望何與於治忽而月令可之李材  
叔知物風氣之不惡足以為治者昔人於其政之所自  
其求之詳昧者迂之公之來無一毫鄙薄其民而狹其  
所臨之心設施先後不動聲色與古合是堂也宜燕  
休宜領客宜退食宜思政吾知其神益閑中益超一郡  
不足為矣堂三挾屋二步廊十三廊盡承以亭大不  
凡五十棟鳩工眾役之後緩急之序也堅久是計而不  
務華故財不費募游手食其饑而使之故役不勞經始  
於某月落成於六月得中澣故服豫不迫而人宜之昔文  
公營建衛人美之曰信無愧設不命猶將有述及其仍  
容不表公之用心而誌  
諸將來予於是乎書

四賢堂在儒學內 宋陳造四賢堂記郡庠三賢堂繪中  
兼繪少卿朱公則始於今太守陳公公案圖有問知彰

繪於堂扁曰四賢而命客記之高郵自元祐人林立  
是三賢又傑然其間入而著論思之益出而後  
之績文章術業國史記之遺書燦然足以師表天下範模  
後世況其里之瞻敬而取法焉宜也而朱公幼失其母  
棄官求之備極艱棘晚得之同州若神物誘致之一時  
名士播之聲詩以美其事東坡至有今無古或聞之語  
三公信偉矣而孝尤德之本行之所宜先朱公則優之  
夫有生孰無父母有知孰不可為孝子有性孰不可以  
誨而從感而動則四三公而像之俾得之聞見誦說其  
不興起幾希而昔吾夫子設為德一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  
曾子得聖傳不後顏冉孝經一篇特為會子設則以其  
能盡孝於親而得夫可謂德之本行之先者昔聖今賢  
其立教豈苟云乎王綸之為豫章圖陳蕃華歆謝鯤  
於郡朝堂其政寬簡有由也此前人像三賢意梁彥光  
在鄴焦通悍戾論伯瑜念親泣杖之事卒為孝子則儕  
朱公於三賢誰其間然郡士民皆曰使君惠我無窮而  
能道其德心也則惟子

盍簪堂在文游臺上 隆慶高郵州志

雙孝堂高郵孝子王新畬有妻陳氏姑疾醫不能起陳



割股以食姑羹未盡而愈越三月新畚之父疾彌留新  
 畚亦割股進之又愈當新畚割股昏仆地時微聞空中  
 語既生男子報汝妻當生女以昌汝後蓋姑愈而陳生  
 子一信越二十年一信死將死曰吾生姑以娛母三年  
 當復來及陳為新畚置側室田氏田則生於翁愈之歲  
 也田生子一侯距信死適三年侯長以孝聞郵之鄉先  
 生為題其堂曰雙孝魏叔子文集 國朝魏禧雙孝  
 姑是為一異妻創未復夫割其肉是為一異婦肉瘳姑  
 子肉瘳父如桴鼓鼓是為一異神告昌汝乃生田女是  
 為一異人與曰天子去子還越在三年是為一異生子賢  
 好聿象其考敬哉敬哉赫矣大道維茲六異以昭雙孝

聚星堂州人夏味堂重建舊有東極堂乃王文通  
 別業久圯州牧孫源潮修之

四達齋高郵趙使君作東坡為作銘方輿勝覽

芭蕉軒高郵縣尉廳也見雲溪居士集 宋華鎮芭蕉

江之陽長淮之陰居室戶南北方數步治平如坻一物  
 不載惟植芭蕉柔芳藜生清陰密合或朝陽未升夕照  
 俄景瑩菽既飮塵紛不起時則策杖曳履逍遙乎其下  
 伊洛豪士過而見之踵門而告野叟曰噫嘻乎叟之為  
 人何鄙陋逼而安佚甚邪且人生而耳好和聲目悅美色  
 口甘珍味體便安佚天之性也今叟既不構沈水之材  
 列山藻之飾塗丹於楹粉椒於壁以爲廣居便其四支  
 又不能水窮海物陸搜山珍前列方丈庖遺萬金以爲  
 飲食養其氣體懈谷昭華雲和綠綺綿駒韓娥回波激  
 楚不在左右娛樂其耳今有隙地數步何取百金於  
 洛浦遷餘容於溱洧培以膏壤藝以翠珉練以丹楹覆  
 以紺綸青陽欲暮煦日遲遲柳綿盡而綠陰重黃鳥轉  
 而巧言微於是時也奇萼間出異色雜呈粲若錦繡煥  
 若明星輝映戶牖凌厲雲月豈不悅目而明視乎何獨



植此野卉，嘈雜翳薈，費天地長養之氣，虛雨露沾濡之澤。野叟乃揖豪士而應之曰：君子獨不聞夫鏤盤朱紘乎？施於天子，以爲美管氏服之，君子不取，非其稱也。僕非伐冰無垂絲之位，祿不過代耕，居以資奢，麗之玩何異以爲有耻約而慕泰，竭一朝之養，以資聰明，無乃取笑乎？抱甕灌畦，假修太古，穿定混沌，強生人間，所至皆有美色，以觀之士，乎子特見夫芭蕉、薔薇、人、秋、露、未、冷、霜、華、目、不、視、焉、殆、未、聞、其、善、歟、試、請、道、之、俗、夫、秋、露、未、冷、霜、華、未、零、百、物、猶、長、先、收、其、善、歟、則、有、似、乎、大、雅、所、云、明、哲、見、幾、而、辨、早、也、層、冰、結、海、密、雪、封、屋、庶、草、朽、憊、其、心、不、死、則、有、似、乎、常、德、之、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也、嶺、梅、纔、芳、德、不、遠、而、居、比、在、先、者、也、雷、電、鼓、物、化、無、可、觀、一、遇、震、驚、此、獨、頓、茂、則、有、似、乎、好、善、之、士、從、善、如、流、而、漸、摩、易、入、也、理、踈、而、柔、若、不、能、立、而、修、幹、特、起、高、出、牆、屋、葉、廣、而、薄、宜、易、以、蔽、而、夏、日、流、金、扶、踈、自、若、花、凝、甘、露、味、超、楚、醴、體、溢、芳、津、稠、於、蘭、膏、可、以、鑠、癰、疔、之、釁、益、如、雲、之、鬢、淮、夸、象、齒、賦、滋、而、色、清、隋、侯、夜、光、塵、凝、而、彩、晦、得、其、津、而、澤、則、潔、素、晶、瑩、若、蚌、胎、新、剖、象、眼、初、脫、齊、秋、魯、編、吳、越、之、綾、膚、受、而、不、潔、焚、苗、而、滌、之、則、色、邁、春、雲、光、亂、秋、月、猶、始、離、於、杼、軸、則、芭、蕉、之、爲、物、非、特、本、支、昂、昂、出、乎、其、類、而、且、有、善、可、述、材、適、於、用、又、況、蕃、枝、旁、午、綠、影、重、疊、秋、陽、晝、時、如、翠、帟、高、張、不、漏、可、畏、之、色、凱、風、颯、至、則、動、搖、上、下、若、青、鸞、聞、韶、曳、尾、而、鼓、舞、自、春、徂、秋、數、月、之、間、僕、有、其、得、而、自、適、焉、至、乎、歲、律、將、改、瑾、戶、而、室、處、則、退、藏、於、厚、地、不、蔽、我、愛、日、負、暄、無、礙、計、其、所、長、與、子、之、春、花、遠、矣、無、十、日、之、觀、近、無、一、介、之、用、其、可、同、日、而、語、乎、子、其、默、矣、無、涸、吾、聽、豪、士、聞、之、舌、閣、而、不、得、下、涎、流、於、頤、而、不、得、收、赭、然、色、喪、揚、然、氣、奪、逡、巡、而、退、余、小、齋、因、日、其、齋、爲、芭、蕉、數、軒、本、得、斯、言、而、悅、之、

瑞香軒在郡圃輿地紀勝

燕香在戲綵堂後同上

漱芳在不擾堂後同上

明恕在不欺堂後同上



激犒庫在州城北門外宋初建慶元間建酒務之區商

旅貿集之所也今廢隆慶高郵州志宋陳造激犒庫

蠱傲漫餘酷肆之虛名千柱鼎新修駭多暇中和布政

功有自為計無窮某官悃幅無華撫綏公私之利權謠載

挽昇平氣象之回風夜究心盡經久公而吃立酒市壓

路朽蠹一新麗譙雄郡庸之西己干雲而寬民力途歌野

城闈之北復不日以垂成庸浚利源以規模之巨麗是為

味不知畚鍤之勞勤坐賈行商咸嘆規為裕足之本豈

創見高掩前聞倘繼加增葺之功則永為日以落成茲虹

徒醉鄉千里之地建德一時之民將龜日以落成茲中聞

梁之肇舉可無善頌用紀公言東日氣蔥朧碧海中涵

道羣仙輕一醉得毋笙鶴下蓬宮南萬井笙簫瑞色涵

白塔丹霞霄漢上炯然金碧屹相參西天外重湖天與

低波底睡龍應矯首為翻明月吐晴霓北路轉刊雲路

古碧邊風不遣一塵飛信節年高吟使客上雁天雲路

饒清曠把杯當有謫仙人昂首高吟使客上雁天雲路

車羈寶馬未妨醉卧月明中生世清歡本無價伏願上

梁之後連豐佚樂百貨阜通飲而相漢家尚冀曹裝

之小駐飽德而器君子庶幾周頌之嗣聞嘉與民編共陶德政  
迎華驛在都酒務街驛前井號義井觀井可知其處同上  
制勝門即城北門以解元破虜名其門以旌之同上  
高郵廢衛在高郵州治西舊為千戶所明洪武四年改

為衛

國朝康熙十七年裁一統志

天祐府士誠據高郵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即

承天寺為府第踞坐大殿中射三矢於棟以識遂相傳

為天祐府明史張士誠傳國朝夏曉春詩江淮久安

大自侯王兵甲裏精銳誰從至正末草澤盜名字建府

羅旌旄揭竿恣睢駭駭耕志寧遠么麼逐時會父老誇



夥頤割據帶形勢豈知燭火光滅不待終歲宮豬故礎  
消榛蕪悉燒蕪遺場白駒近指點空繚戾向來負與販  
生活亦自計饑寒苟  
無門莫道甚微細

孝子朱壽昌宅在城西小街壽昌天長人徙居高郵宋

熙寧間棄官訪母以歸事聞於朝州人名其里曰彰孝

坊雍正志 國朝李必恒詩蘭蕙產幽谷道路播芬

坊芳人生植倫紀閭里有輝光訪古行城西指點彰孝

坊孝子者為誰在昔朱壽昌方幼母遭棄踪蹟都渺茫

壯歲得聞知飲泣不欲生便急掛冠去重趼衝雪霜此

行脫不見誓不還故鄉皇天感精神聚會非尋常奉母

並挈弟言咲喜洋洋天子璽書來白鳥忽雙翔至行師

百世鬻宮

陳安撫使造宅在北門外斷街巷內有懷莒堂思可軒

隆慶高

郵州志

喬侍郎執中宅在臨澤鎮今廢

稽統制聳宅自高郵至稽家莊方有一團人家統制官

稽聳設醴甚至云今早報灣頭馬出到城子河邊不與

之相遇公福人也為之嗟嘆不置文文山集 宋文祥

詩乃心王室故日夜

奔南征蹈陷寧追悔懷忠莫見明雁聲連水

遠山色與天平枉作窮途哭男兒付死生

張宣慰使文質宅在多寶橋下文質陝西合水人仕元

為雲南宣慰使明師下雲南文質率所部來歸高皇帝

嘉之詔仍其官後朝京師擇地請老得高郵多寶樓橋

下遂置宅家焉經紘緹繪其五世孫也隆慶高

郵州志

汪丞相廣洋宅在州西熙和巷今廢為民居乾隆高

郵州志



董翰林璘宅在州西杭家嘴南內有激面軒同上

黃孝子宅相傳在城內三官殿內

湖南精舍在湖南濱郡人賈雪舟築今廢乾隆高郵州志明王磐

詩野雲低掠短牆飛座上荷衣雜錦衣喜見圖書堆屋

滿己知邊檄到門稀蚌胎午夜珠揚彩龍窟千年劍發

凱歸爭似勸農歸好眾樂園在州治東一名東園宋朝會要云元祐元年詔

復州為軍賜帑金葺軍治兼修眾樂園經始於州守毛

漸落成於後守楊蟠蟠於園內起堂臺亭闕十二所正雍

志宋楊蟠眾樂園記高郵當東南衝會名之為軍而

邑居繁盛加之魚稻之富人足於衣食其情閒暇則思

有所適以寓一日之樂焉方歲時相與提攜乃無園榭

之游既又中廢而為邑者十四年民重思其所樂而自

謂終莫之得也元祐之初詔復舊額且賜金以葺之始

命朝散郎毛侯漸為之守侯即牙牆之東獲廢地幾百

畝垣而門之曰眾樂園垣成而侯去為使者子實繼之

歲偶大稔久歉之民猶涸鱗起漲無不欣欣而有蘇意

遂罕抵罪固數日以無事因得以成毛侯之志而

慰民之所思於是披榛剔莽窺幽勝抗高趨深依隈

附嚮衝連貫績基而建之凡十有二而中居其六焉序

舍翼分挾以兩廡堂扁曰時燕與賓客僚屬而燕之以

時也堂北屹然而高者曰華胥臺華胥之人乘空如履

實寢虛如據牀雲霧不駭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

汨其心上之谷不躡其步意若吾民登此臺者熙熙其猶

是也臺之北又為堂曰明珠以湖有明月之珠而其光可燭

也臺之北又為堂曰豐瑞余至此物為獻效歲稔之祥者

國人有以嘉禾雙蓮駢瓜十二物為獻效歲稔之祥者

子不得而抑之俾圖於堂間以明朝廷之氣所以召

豐年而靈德所以致瑞物也背堂而閣飛瞰池沼曰濫

輝其勢龜引鳥趾每浮光漾影凌亂於簷楹之下泛濫



香四達也曰序賢射以合賓也曰煙客而附之庵曰塵  
外環以修竹帶以流水燕坐撫景蕭然終日真羽人禪  
子飛鳥駐錫之地也曰迷春葩悅而莫識所寄目迷窮  
蒙密迂紆連延人之游者心恍悅而莫識所寄目迷窮  
而不專所視達乎今往而昔至也子嘗謂人當平居無  
事之時其心汨然寓之而喜則不能強之而憂則無端  
必遇陽然後舒遇陰則中者皆受制而攝於自然也舒  
哉蓋生於陰陽之中者皆受制而攝於自然也舒則  
大係民之休戚者曰政是已政舒則民從以舒之則  
民從以慘民之舒戚者曰樂以嬉民之慘則均乎一國  
之者係於上之可以樂而嬉者皆可樂也在一國之  
有憂哉一國之外可以樂而嬉者皆可樂也在一國之  
悲也勉其費畢出於賜金之餘而甚愚非敢以言政然  
營也肩相摩足相躡知得其所以樂而嬉者皆可樂也  
游者亦余志之區區爾宋所以樂而嬉者皆可樂也  
所者亦余志之區區爾宋所以樂而嬉者皆可樂也  
覆孟爾來水復興復汗菜壑闢成膏腴隱然高阜如  
罕有沐浴聖澤疲氓蘇朱幡誰為干騎長錢唐夫子分

左符下車政成在談笑教條未久民已符大開名園治  
亭榭時燕朱履為歡娛高臺跨一尺熙熙樂國游  
華胥堂軒峻疊青壁滑老蚌放開明月珠蒼龍脫角瑩  
且澤解爪自與風雷俱冉冉玉水翻紅渠輝輝影弄  
通衢凌波羅襪塵欲起冉冉玉水翻紅渠輝輝影弄  
姿媚粉黛醉倒無人扶牡丹芍藥深盤紆流盃插花勸  
州殊武陵迷春無處問杏仙路深盤紆流盃插花勸  
客飲霏霜濺雪來座隅序賢析爵發鳴鏞傳花疊語爭  
喧呼主人能詩有仙格錦囊麗藻紛披敷擬驅煙駕逐  
煙客曠浪塵外天為徒夢得池塘生春草一句我知今  
古無西歸定躡瀛嶠頂氣象早已居蓬壺甘棠畱愛在  
他日好事傳作淮南圖陳造詩春工幾時到桃李花東  
園地勝賓盡佳塵邊飛屑杯霞將壇令下手一又陣  
勢歛變常山蛇眉蟬肩聳靜不譁詩成笑語還紛拏吾  
儕此樂世莫加聚蚊金谷何足誇但恐兒輩搖齒牙法  
翻倦雅徑催紫衣巾小車我亦還家況復高柳  
想園孫新齋歸田後之居見愛日堂集  
瞻記思堂而極

夏多易州府志 卷之三十三 古蹟四 想園記



言不思之妙夫惟不思乃精於思者也吾兄新齋學有  
經術而天賦冲遠游宦六七年澹若無事其官廷尉也  
持平焉而已曰以天下之平還天下予何事焉其掄才  
於西蜀也惟公惟明曰子職也以王國之人材歸報天  
子予又何事焉厥後寄情林泉而名其園以想鮮有測  
其旨者噫嘻其可感也夫或謂世間想生妄妄又生想  
釋氏說非非想想何為者哉吾兄之生平似絕  
無想焉者而故以名其園噫嘻其可感也夫

愛日園吏部員外孫宗彝築

同上 小築天然在水中國朝孫宗彝詩

放藕花紅亭高亭下茅能補橋斷橋連路可通埽地劇  
共移秀石賦詩畱客賞新桐閒情擬著忘憂賦漫說當  
年林下風安得當年顧虎頭畫圖重為寫滄洲百年  
雲屋桃千葉萬里星楂水一漚春草堂前花事好夜珠  
湖上月痕浮同人歌咏俱明發樂事何妨秉燭游蕭  
然釣石枕城頭傍水含山著意幽三徑竹松添主客一  
天風月在林邱船邊鷗鳥尊前狎水而欄杆  
鏡裡浮喜是芳辰逢勝友竹林蓮社共優游

斷塔今名西塔在州治西南隅鎮國寺外舊傳塔有九

級為龍爪去其半僅存六級高八丈有奇圍十丈有奇

邑人李自華增修七層乾隆四十三年火起諸級皆燬

遂成空塔

乾隆高郵州志 案隆慶高郵州志云在光孝寺中

東塔在城外東南陽辰方明神宗時知州衷時章建

實塔久廢其地不可考係和舖有一小庵名普同塔或

卽其故址歟舊志云宋以前卽有今仍之

同上 案塔兒集有小塔

惟下一層空其中餘並填實其所從來亦不可考

秦郵八景一曰篋社珠光二曰神居爽氣三曰邗溝煙

柳四曰西湖雪浪五曰文游古蹟六曰靈祠神燈七曰

露筋曉月八曰丹井寒泉

同上 篋社之湖五湖一曰百里珠光



際天碧芳洲佳樹竹陰連中有幽人讀書宅幽人讀書  
不計年夜夜珠光紅滿川祇今一片蘼蕪綠時有漁歌  
聞却舫鸞翹神人居之山在何許秦郵之西六十里朝  
朝爽氣拂青天仙人結屋曾栖此屋前屋後皆白雲丹  
成氣結龍虎文春來惟有一簇人家煙樹稠兩岬綠陰  
雨霽數聲黃鳥柳風柔憶昔經由常草樹稠兩岬綠陰  
光好如今展卷謾題詩卻笑形容真潦倒椰櫂過眼春  
十里春風顛西湖水波連天銀山高擁雪花碎商帆  
盡落眼望穿我昔游吳到東海潮頭壁立煙霏灑衰年  
投老住江村釣船穩坐忘驚駭飄茵席昔人好事佳遊  
游不獨文雅還風流笑談芳草舒茵席昔人好事佳遊  
籌斯人去無消息惟有荒臺舊踪跡夜雨聲中燐火  
清春風石上苔痕碧故鱗新開湖西吹侯廟夜夜神  
燈吐光耀空中鳥雁盡飛翔渚面魚龍皆震掉會開紅  
葉下雲中五臺峩眉今已空禦災捍患神之功我作此  
詩流無窮禮彌扁舟幾度過維揚露筋古祠遺道旁  
芳草綠波春寂寞淡煙古樹月昏黃嫂止田家姑野宿  
喧雷嘔體蚊如簇此身雖盡死猶生忍吐錦生何面目  
騰騰騰迎仙橋邊有遺井石爨土花繡如錦丹成雙鶴

去沖天一塊寒碧猶淒涼蘇耽葛洪世其傳橋樹雲林  
空碧煙安得丹光常照此能使飲者沉痾痊翹耕  
國朝孫宗彝秦郵八景詩巖湖之上夜光懸川澤珍奇  
豈偶然萃老行藏原磊磊蟻珠隱現故涓涓平色麗  
三千界合浦靈迴五百年輕橈山鏡收寒井人會傳煉火荒  
戴堯天瓊巖容裔輕橈山鏡收寒井人會傳煉火荒  
杵局變三峰老萬里塵飛一鏡收寒井人會傳煉火荒  
臺我欲倚垂釣滄桑極目蓬蓬水連天浮鷗足卧游  
鍊楊柳堤頭春可憐堤連湖水平鷗足卧游  
泥屨煙雨人栖欄船舫不盡圖民到眼前如墜鐵東隄  
兒錢九閩料得憂南顧不盡圖民到眼前如墜鐵東隄  
滾雪噴天飛極目滄桑極目蓬蓬水連天浮鷗足卧游  
西坵以飄翬幸逢神禹禍應稀驅翹望洋心事遶山海  
圖經非易讀幸逢神禹禍應稀驅翹望洋心事遶山海  
隈煙波浩浩湧層臺西爽氣侵天起東海潮聲與今誰  
迴樹老虬根歸劫火碣蟠蛸籬瘞塵埃昔賢清尚與今誰  
其屐齒稜稜冷石苔故翹停雲叢樹影孤清尚與今誰  
光接沛城橫出滄波三島上倒懸天漢七星明漁磯雪  
冷等村火市舶風高避野更昨夜乘槎攜友過中流長  
嘯白濤生禮翹新詩纍纍斷碑旁我獨低徊思渺茫



湖上曉霜銷碧血祠前綠樹掛斜陽古人古事儘如夢  
湖光水色自香磷得荒溝舊時月清光永夜起相望  
曉膳仙人井畔水盈盈那有仙人地上行洙泗一燈  
餘白鹿洛陽三月見黃鶯桑田是變泉非改蓬苑難登  
丹易成且挽天河掘天井  
手傾甘澤潤蒼生期耕

興化縣

滄浪清風樓在城上宋嘉定十七年守陳垓建

風樓記文正范公吾道之元氣也蓋夫子之道不行於  
春秋戰國而為萬世師公之道際運文明措之華夏而  
為萬世法興北幸涵濡於相業問津之始嘉定十七年  
垓既建學以祠公矣明年築城立四門門祠相望南白  
馬將軍北金吾將軍東得勝龍母西昭陽君考陰陽家  
之說龍角宜伉即城為樓樓軒偉公端冕學宮從夫子  
以詔多士矣觀其晝日垂簾撫琴之清堯舜之曲也野  
渡橫舟濯纓之潔莘渭之志也清風徐來吟情夷猶滄  
浪之歌亦舞雩之詠也瞻之仰之斯道如存其敢侮之  
乎敬肖公像書清風鳴琴馴鷗三詩於壁而以滄浪清

風名之垓其能築斯城而神公與神相望於門耶亦公  
與神陰錫之耳垓不敢忘永銘於石後之權酷於斯譏  
征於斯樓旅於斯宴游於斯不與神寧不與公神之不  
子禍止一時公之不予愧垂千古滄浪不足以洗其愆  
清風不足以掃其鄙可不戒哉鑰於學以嚴啓閉徑於  
學以杜遊襲邑士民與來者尚恪守之於是賦迎神送  
神之章弁以斯文而刻焉詞曰學以用世何幽明星斗  
千載炯所臨嗟我文正世典刑滄浪之水天與清水哉  
水哉濯吾纓衰衣赤舄同此心堯舜之典宓子琴絃歌  
夔入清風吟童冠風雩詠至今民懷吏聳神顧歆後二  
百年築斯城高水秀峙孔庭侑公合奠春秋丁公相  
我民金湯成四壙之望中者英穹樓龍角甘棠陰芒寒  
色正欄更橫羣祠翼從森效靈鷗翔南溪悅逢迎月明  
滄洲水雲乘秋菊寒泉酌德馨儼如侍公敢不欽歌圍  
旋榻酌與征環而極之咨爾神二三子兮同鑰局嚴  
以公道折未萌公亦福汝邑里寧峩冠曳履龍崢嶸  
元武臺舊在縣之北城詹士龍讀書處明嘉靖間里人  
陸期范遷之畢家灣

陸期范遷之畢家灣 萬麻興 化縣志



拱極臺卽元武臺故址明嘉靖十七年知縣傅珮建改

今名三十七年胡順華修

東南財賦以北海輪於漕蓋國家咽喉地也越自島夸弗  
戢寇我南土沿海郡邑遂為釋騷維揚以東且日益報  
警矣歲丁巳乃武陵胡侯以進士來令興化興化為揚  
郡首邑距海不二百里寇可旦發夕至時南北通泰先  
後被兵羽檄旁午侯臨之嘆曰寇勢如此與無完城雖  
有河北忠勇將安所用禦哉乃召鄉父老定為城守久  
計上其議皆曰可侯遂盡力經畫凡得境中尚義者若  
干人相與謀度計舊城踣塌土壘不可恃亟為增置易  
卑以崇易圯以堅嚴啓閉局關更圯樓以磚石諸所取  
給不官帑不編民公庭力贖之外惟民義輸爾已不踰  
月功用告成侯臨其上又為之嘆曰有城如此使民不  
知義雖金湯險固將誰守哉乃又蹟舊城有拱極臺遺  
址深維其義益圖隆構之磻其下又蹟舊城有拱極臺遺  
上以宇而軒其外示有壘也仍扁其名為拱極又所以示有  
思也侯之慮益周且備矣臺既成邑之人或謂余次第

其說且求所以為拱極之義余曰噫侯之所以警於有  
位以教示興民者豈其微哉夫極在天為樞星為繁星  
之所旋向世儒舉以象君焉蓋以君道比天道焉拱  
極云者固所以尊無朝廷明有君也揭此以示俾凡莅  
於興者宣德布惠無背此極以率諸民俾之有懷者  
皆知所以歸諸維皇之極居常則出粟米絲麻以給其  
公上有所事則修戈矛執挺刃相與捍一方之保障而  
恤其私是則拱極之大義明於上與捍一方之保障而  
與臺固獨為守興化拒倭夸爾乎是則侯所以教示斯  
民之深意也問者曰我侯德惠在人耳目政績在臺司  
章疏其成城治邑約已愛民之道在無傳也請貽此以  
紀中至拱極之義乃見諸今說不可無傳也請貽此以  
為之記宗臣詩高臺此日眺中原臺上空驚夜色繁  
人在千峰明月裏天垂列宿紫微垣秋衣薜荔真吾計  
早歲漁樵亦主恩天垂列宿紫微垣秋衣薜荔真吾計  
析茲晨遠相招杯酒與未終白日隱層霄送子越煙浦  
溯洄乘小舸遙望城北隅高臺正岫嶢登臨忽慷慨  
此故業周興廢在一瞬得失誰能操流淚四顧望衰草



偏寒郊極目無人蹟曠野何蕭條  
孔尚任詩拱極臺  
高俯碧流隔溪風物眼中收幸官亦且乘漁艇水鳥公  
然宿縣樓海上鄉書常隔月雨餘荷氣忽  
成秋昭陽北去無窮浪早閉門窗夜夜愁

步月臺在南城上明萬厯間司訓李良知建植雙檜於

側雍正志

濯纓亭在稅務前宋范文正公建輿地紀勝紹興中吳莘修

明成化中劉廷瓚重建萬厯興化縣志宋吳莘濯纓

作濯纓亭於南溪之土詠曰笑解塵纓慮滄浪無限情

公之意豈特挹滄浪之清以滌我塵垢而已耶君子目

擊而道存矣中更兵燹蕩為莽區後有重建於稅務之

南者尊亦圯廢者老云鄉校前乃故址也余既發適學

之路即故址為亭而扁之以舊名亭并溪當邑東西之

中眼界軒豁荷汀蘋渚鷗鷺翔集風帆露檝朝夕往來

景物互變而俱宜焉草際天綠波瀾漫則於春宜水

輪浮空晃朗洞徹則於秋宜暑則南薰徐來夏無間隔

涼徹肌骨隆冬乃黃蘆旅雁粧點雪心如展畫圖凡是

諸景昔也散漫不屬今皆森列斯亭心我則夫子取之孟

之雲夢而濫筆下之波瀾斯名也其子衿藏修之暇於

子屈子發明之而范文正公昭揭之子衿藏修之暇於

是游息焉對景而自得因名而心會吾知是邦人物自

今未易量矣明尹直濯纓亭記揚之興化之城南有

水曰滄浪宋范文正公嘗尹茲邑築亭於滄浪之陽曰

濯纓歲久亭圯而名存迺成化癸卯夏五月巡撫都憲

徐公闔郡志得公所賦濯纓亭諸詩慨然景慕有興茸

意維時郡貳守高平李侯絃聞而躋焉即規畫工費屬

邑令汝南劉廷瓚敦其事顧亭舊址蕪蒨隔水往來病

重刊

卷之三

古蹟四

三



固未始一日不憂及於民則此濯纓也亦其釋煩舒鬱  
後樂之樂云爾世之職字民者不心公之心憂民之憂  
而惟遊觀宴樂之蹟是踵則雖緬懷景仰匪公素志君  
子奚取焉今李侯佐郡滋久百廢具舉羣黎樂生清聲  
美政敷浹邇而劉侯則牛刀小試驥足暫舒蓋皆賢  
科譽髦志尚清遠故當歲豐民樂之餘方求古人游衍  
之蹟軼舊創新成於匝月於以同其樂於上下正所謂  
後天下之樂而樂也詎不宜哉苟益篤所志而憂樂一  
以民焉則功名職業將日益顯而於公之芳躅亦庶乎  
幾矣後有良守令登斯亭者不亦考蹟論世相與葺修  
俾勿壞哉余仕兩京屢道維揚欲一游觀而未果其邑  
庠教諭韓琚致書請志亭成之歲月遂為之記復繫以  
詞曰彼滄浪兮澄清韡芙蓉兮芳馨翼然於碣兮有堂  
有亭紛來遊兮顧芳濯清我懷古人兮尚有典型羌憂  
樂不以已而以民兮斯無愧於古人宋范仲淹詩素  
心愛雲水此日東南行笑解塵纓處滄浪無限情秦  
觀詩霜落邗溝積水清寒星無數傍船  
明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

滄浪亭在縣治南南津里宋范文正公建明宏治中雷

頤修萬麻興化縣志宋范仲淹詩滄浪清可愛白鳥  
檻中飛不信遊京洛風塵戀客衣國朝朱學

淡詩背亭梅柳綠陰餘水畔芙蓉面面  
花倚偏石闌天欲暮亂雲都化赤城霞

迎翠亭在興化縣圃吳莘建同

觀稼亭吳莘建今廢康熙興化縣志

清心亭 後樂亭并張運之建俱廢同

放生亭在西寶巖寺糜師孟建今廢同

凌霄亭在八字橋上陳宇建同

浮漚館在城南昇仙里一名小園國朝翁方綱浮漚

城內昇仙里元柴默庵飛昇故地也溝渠映帶竹樹陰  
森李復堂鱣因其地之幽僻會構樓閣數椽綴以花草  
以為退休之所賦詩作畫日與諸名士嘯傲其間號曰  
浮漚館鄭燮在山左寄詩有云待買田莊然後歸此生



無分到荆扉借君十畝堪栽蔬賃我三間好下幃柳線  
軟拖波細細秧針青引燕飛飛夢中長與先生會草閣  
南津舊釣磯後侍御任大椿讀禮家居憩息於此註疏  
講學啓發後生從之遊者甚衆因取杜詩養親惟小園  
之句題其楣曰小園并賦詩二首養親惟小園江渚已  
春暄竹逕筍根軟蘭陔花藥繁庾公豈詞賦孟氏只盤  
餐一幅讀書畫煙橫水外村養親惟小園讀禮薦蘋蘩  
箋疏工夫細江郊歲月奔鳥啼新樹色鳳戀舊巢痕竹  
爾蓬池上劬勞更報恩

文會堂在南津里朱范文正公建一時學者雲集如滕

宗諒查道許元周孟陽諸賢皆遊於此雍正志 案泰州亦有文會堂

則為滕子京所建文正嘗有書海陵滕從事文會堂詩

景范堂在興化縣廳後范文正公仲淹嘗官斯邑後人思之作是堂江南通志

古香堂在縣丞署內堂前古梅一株朱范文正公仲淹

手植縣丞李口口古香堂記余署之後堂有古梅一株

為宋范文正公手植興邑地濱海多颶風若霧罕古樹此梅如魯靈光巍然無恙豈天之獨厚於賢者之手植與抑賢者之精靈暗為呵護與然不輕易著花或數年或十數年開則花大於錢色翠於苔芬芳穠郁異香聞署外里許惜為署所圍無游人名士題詠數百年淹沒而不彰今春二月花盛倍常余因葺堂之前楹顏曰古香招客觴於其間傾酒醉花下擘箋分韻援筆而記之

醕酌堂陸廷掄構國朝李沂詩陸生營草堂宗生來

駿馬黃金絡鄉里小兒氣揮霍幽人窮巷日高眠滿腹詩書徒錯莫宅邊隙地苦無多量材鳩工費揣摹編荻為垣茅作瓦日日東鄰聞詠歌陸生所交裁數子我與宗生兩人是兩人困頓同陸生自謂逢知己棋枰酒盞兼詩筒時時同過草堂中桃花李花開春風笑指海日飛晴空歸雅紛紛噪城郭分手更訂來朝約



河干草堂李沂築

國朝徐永譽詩先生所居堂昨歲

限地多曠除徒泱辰往短垣儵已成後軒頗修廣先生  
高懷抱彈琴發遐想不覓桃杏栽只愛楊柳長三月柳  
煙新含情  
憶疇曩

仕隱堂堂前舊有大杏二株故顏曰紅杏公署

見徐永譽

哦松清署宋范文正公宰興時舊署也久廢

國朝康熙間縣丞徐旭即其遺址重建

國朝徐旭哦松

分吏人與署並重焉欽乃攸司又我受民則署以人重  
用肅觀瞻聿昭式度則人以署重署不負人人亦思不  
負署為堂庶為除垣為翼室歲時增葺俾無傾圮之虞  
凡以慎厥典也顧不有創者誰司營構不有因者孰任  
丹雘語云舉之莫廢則成毀視乎其人耳歲屆昭陽赤  
奮若之月余適承乏茲土襄厥縣事明年詣有宋范文

正公舊署都人士曰天聖間公為主簿議築海堰發運  
使張昌言具奏遂以公宰於興是為發祥之始自宋迄  
明多越年所至國朝定鼎之四年裁其缺嗣後荒涼  
廢損官斯邑者又不及從事因慨然者久之遂以修復  
為己責令舊署更新而職思其居者不負斯署也邑中  
紳士民僉曰善爰從其請備文由學牒縣由縣遞詳各  
憲俱蒙俞允為公署又明年捐貲鬻田莊郵僱工絕不  
擾諸民間民率歡呼踊躍以趨其役自春徂夏甫月餘  
而即慶落成焉規模視昔頗高敞明府王幹臣先生顏  
其額曰哦松清署又曰百里分猷洵乎相得而益彰哉  
前則伉其門旁有神祠吏廨中則贊化堂次則經正齋  
次則澹寧居前有畫楹後有羣房右則啓其軒曰課花  
軒風篁成韻林木修美嘯吟之下恍如晤文正之芳躅  
而余益不敢或負於斯署也豈僅以飾耳目之觀云爾  
哉

玩易齋陳以恂之居

國朝李國宋玩易齋記易之道

其所守兩者隨時遷變各適於宜苟其進不能行吾學  
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以附於肥遯无不利高尚其志



之列則亦易之道也吾邑鄉先生陳公長恭自少恬淡寡慾閉戶不問闕外事及舉進士任平遙尹一以前賢之治治其民咸安之三年任未滿以疾告歸歸而坐卧一小室名之曰玩易疏食水飲脩然自得先生不求人知人亦不知先生也夫子繫乾之初九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遜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先生有得於是真知易者矣其以玩易名齋也宜哉

興化廢守禦所在興化縣治西

國朝康熙十七年裁一統志

仲二舍人宅在縣西北十五里仲家河名勝志仲氏兩

舍人世掌經綸縣北界有鳳凰河因之得名雍正志

大學士高穀宅在儲秀里同上

大學士李春芳宅在文正里同上

大學士吳甦宅在迎恩里同上

百花洲明宗周與子臣讀書處有芙蕖館明陸元李宗公百花洲記

志載廣陵勝蹟曰百花洲者吾邑宗公方城先生讀書處也竊嘗疑之洲不過畝許所值幾何曷以傳曷以百花傳曰地以人重也蓋士生於世傳於後氣節事功文章三者並重先生浩然氣節不啻松柏之堅貞也赫然事功不啻榑棟用也至其見諸吟嘯者宏詞麗句絡繹不絕又黃魏紫之燦燦雜陳而光彩奪目也先生抱器於斯洲亦自道其蓄藏之富有發越之奇麗焉耳洲所以名也雖然洲背城面曠小橋流水風景絕殊先生度越恆流雅與古人俱陶之菊周之蓮王之竹又何嘗不心愛之而手植之洲所以名也洲無異百花亦無異先生處之而芬芳與協爛漫與同固自有相得蓋彰之佳致歟抑又聞之當日者氣求類聚如謝子榛李子攀龍徐子中行梁子有譽王子世貞吳子國倫皆天下才一代之英也合先生而符建安之數因訪先生而飲於斯歌於斯先生之詩



曰斗室羣星聚天門二曜孤斯何如其氣象也吾意人  
聚其傑地益效其靈羣賢媿德而競秀百卉向榮而爭  
妍炳炳烺烺將均異乎尋常萬萬也猗與盛哉斯洲之  
光吾邑之光也焜耀千古矣昔嘗於吾友宗子海亭處  
見所藏七子遺像卷即聚於斯洲邑人慕而圖之者展  
拜之餘曷勝企仰夫至於今吾邑尚可問哉當先生時  
隆盛甲江南北以德則有樂吾韓公以位則有石鹿李  
公以才則先生與吾伯高祖方壺公稱二方焉他不概  
舉已二方為忘年友為一人交則其抱膝銘心於斯洲  
者又不知幾何月日也先生壽先方壺母夫人文曰用  
之則皋夔稷契不用則班馬李杜譬之雲焉即垂即雨  
即結即霞不終日而遍宇內均炳然大觀也斯言譽先  
方壺亦即自寫先方壺隱與諸真相酬唱手錄成帙  
大都名不盡知語不易解其所刊行心印陰符等經測  
疏道德經元覽周易參同契南華副墨數十種通號方  
壺外史學貫天人與先生等先生則掇巍科登顯仕顧  
其氣節一見於哭楊忠愍事功一見於禦閩倭寇班馬  
李杜之文傳天不假以年而舉夔稷契之業素所挾於  
洲中者未克竟其用也噫命矣夫然而先生鄉賢名宦  
兩配祀於文廟又專祠洲上有司致享血食千秋視吾

伯高祖落拓生前寂寞身後者殆霄壤焉斯又所稱有  
幸不幸云迄於今人往風微時遷事異曩之百花無復  
存荒煙一片老屋數椽而已然而學士大夫勿論遠邇  
知有先生者一過文通橋履其地登其庭先生之靈爽  
儼乎若臨七子之芳蹤慨焉入想一憑弔一低徊悉歷  
歷心目間所以感發而興起者何限豈泛泛臺榭遊觀  
之處一覽而無餘思者可同日語也哉故曰地以人重  
卓乎有廣陵之巨觀而先生遠矣明李春芳詩美人  
卜築向蒹葭載酒相過坐日斜莫欲逃禪先闕社豈因  
浮海故橫槎溪蓮葉鋪青荇柳枝禪先闕社豈因  
少年能奏賦莫將動業誤還煙霞城隅亭館即非遙盡  
日垂簾淨俗囂蔣逕有畦還種菊習池一水正容舸坐  
深海月移瑤席望裏墟煙盪畫橋自是揚雄耽著述倘  
容時泛問奇橈國朝王士禎詩懷古城南路輕舸  
潮急流典型一茅屋風物百花洲野渡神雅集西風苦  
竹愁斯人如旦暮三歎此淹留跌蕩黃初彥名高著  
作庭風塵多怨慕江海颯飄零大筆斷淮  
海仙蹤寄幔亭斯文吾後死惆悵下煙汀  
檀園在東門外五十里明王貴一檀園記出東郭門半  
里許至龍舌津下船十五里入



白龍湖又十五里至湖東口又二十里至三楊埕埕在陳卞莊之西北隅回望城郭雲煙縹緲湖流潏浩不覺已經五十里矣東望唐子鎮廬舍井井村樹歷歷為歌晴川漢陽之句依稀近之折而南行又折而東行又折而西行則檀園屏牆也從屏牆南折數武為檀園上有屋三楹則所稱卞莊草堂也院宇寬廣空洞無纖埃每當月明之夕如濯萬頃琉璃中亦一佳勝也由草堂而北又有屋三楹為雙跌書屋雙跌者取潢浦先生昧爽抱書就明而讀之義蓋自潢浦歸約二十年而足蹟隱然石上云屋北有場圃高柳四株屋南有隙地可種竹竹中矗一草亭顏曰君亭他時薰風微涼之際坐萬籟碧浪中亦一佳勝也竹外有場圃臨官河見阡陌如畫風帆遠引軸轡連互噴激可觀場之東有地半畝可蒔花卉他日構一亭於此名曰餘築亦一佳勝也草堂之東西皆佃人聚族之所初夏扶犁則五更於趾新秋納稼則丙夜滌場觀茲勤動先勞令人深民事之感懷艱難之懼而侈心不敢萌於其中矣屋西有園足供菜茹鄰人有大槐五六株皆嘉隆間物葱鬱浮天蒼莽蔽日或夕陽下山雲氣靄靈從樹林中射光耀若萬條金蛇蜿蜒而來亦一佳勝也出北場望木塔禪寺見晴霞片

片海市蜃樓全擁而上王舍樓閣閃爍塵表昔所稱金色世界者非耶亦一佳勝也歸草堂展古書而讀之晝而吟宵而咏或啜茗或酌良醞了無一事足挂胸臆閒便謂可畢一生東坡先生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余年幾六十若於此棲息十餘年亦一百四矣余惟夫景物不可以兼收山川大都多寥濶坐檀園中同望槐堂濃陰在地葡萄一架蒨荔滿牆而白日閉關閱其無人者則又於我心有戚戚焉若乃北眺樊村諸墳環立兩泣風悲弔季子之春華悼嗣孫之秋柳顧影太息人壽幾何異日復有客過檀園坐草堂問翁何在者贈以篇章次者索之想像我亦不知其何如觀斯文而惆悵益不自他年始矣聊為自適焉

柳園在海子池邊李氏延青閣左邑人陳喬築亭臺面水楊柳沿隄無牆垣障礙位置天然鄭變題句云北迎拱極西接延青共分得一池煙水春步柳隄秋行蔬圃



最難消六月荷風其勝概可想見矣

曲橋石逕好相羊水滢翠帶絲細風度紅衣冉冉香  
樓閣傍城遺蹟古煙波接席引杯長興酣又門新詩句  
却笑狂夫老更狂徐昶詩人生若虛舟傍水即神往  
探幽不必奇得趣自吾黨故人園林舊館寄新賞開  
樽招我飲閒情與我兩我來煙樹間月出藕花上披襟  
坐薜蘿幽思散菰蔣醉起步溪曲衣上亂螢晃夜深人  
語稀荷露滴清響

磊園徐永譽之居

石徑重鋪布置宜點砌莓苔鋤下護補籬花樹雨中移  
半生鹿鹿疎幽趣猶悔今朝覺悟遲已分投閒久息  
交荒園日涉倦誅茅池魚得餌續紛上雨竹吟風瑣細  
敲巖滑閑遲康樂屐林深小結放翁巢衰顏恥話名場  
事只合狂歌自解嘲

昭陽十二景一日景范名堂二日三閭遺廟三日滄溟

亭館四日元武靈臺五日易山夕照六日南津煙樹七

日東皋雨霽八日龍舌春雲九日勝湖秋月十日木塔

晴霞十一日十里蓮塘十二日兩廂瓜圃

昭陽十景詩翼翼高堂畫不局洞門窗戶見雲屏前修  
可是稱人傑後學徒知仰地靈政若陽春數厚澤文如  
秋月帶華星不須古鑑須今鑑請看亭前戒石銘景  
薄才高為忌奈時何衣冠寂寞家塵土門徑陰長薛  
蘿世態只知崇俗祀香煙繚繞紙錢多道廟滄浪亭  
館枕幽溪纓上行入望迷鈞艇盡依青草岸酒帘高  
控綠楊隄塵纓只許當時濯勝蹟重煩此日題風景滿  
前看不足沙鷗蕩漾水禽啼翰韻重煩此日題風景滿  
古廟巍觀水濱地僻爐香微熱火年豐杯玳久生塵  
幾株楊柳雅集一片平蕪野雉馴願得居民多獲福  
年年來為薦芳蘋翫平蕪野雉馴願得居民多獲福  
映夕暉斜影半侵行客騎餘光猶燭定僧衣樹頭烏鵲  
千羣集草際牛羊幾箇歸明日登臨重載酒莫令遲暮







眞空縱心寄邱壑  
 對君子花曉來露盈把  
 慕繁華焉知此瀟灑  
 種瓜青門外蔓葉萋以綠  
 風自南來冰盤薦寒玉頃刻氣候改  
 鳴聲促行矣無大康幽詩有遺俗瓜兩團  
 我愛周夫子結廬濂溪下  
 初元言手自寫塵世  
 亦同心者對  
 離子相續凱

重修揚州府志卷之三十三



